知守齋集 六

墓誌
墓表

知守齋集卷之十一目錄

墓誌

議政府領議政忠簡洪公致中墓誌
外舅漢城府判官贈執義申公思遠墓誌銘並序
禮曹判書貞簡洪公萬容墓誌銘並序
仲女洪氏婦墓誌
冢婦令人李氏墓誌
尹光甫得謙墓誌銘並序
成均進士洪君維漢墓誌銘並序

[seal]

吏曹判書沈公宅賢墓誌銘並序
叔子彥鉁墓誌
子婦恭人申氏墓誌
從祖兄成均進士俞公廈基墓誌銘並序
戶曹參判金公希魯墓誌銘並序
從祖兄知中樞府事府君廣基墓誌銘並序
渼陰老人自識

知守齋集卷之十一

墓誌

議政府領議政忠簡洪公墓誌

今上八年壬子六月二十三日議政府領議政洪公以疾卒于位壽六十六訃聞　上震悼諭以嗚呼彼蒼奪我股肱命擇賜棺材不收祿三年臨筵流涕傷惜不已輟朝巷市吊祭如例明年進講陸宣公奏議追記公前日請講是書親製文以祭之庚申　上謁　齊陵遣官祭墓丁卯又遣承旨賜祭于家乙亥以淫朋自滌又親製文賜祭贈謚忠簡盖始終哀榮

古亦罕有而斯足以觀君臣之際矣公諱致中字士能其先南陽人鼻祖殷悅高麗太師五世忠平公灌殉國難又五世匡定公奎誅叛臣迎立舊主冠冕連世蟬赫我　朝自同知成均敬孫至文貞公聖民五世益大顯文貞生諱瑞翼兵曹參議於公爲高祖曾祖諱命耆平安觀察使虜難勤　王死之特謚忠烈祖諱重普右議政謚忠翼考諱得禹江原觀察使聘慶州金氏副提學慶餘女生公自幼端悟如成人未成童尤菴宋先生見而稱賞之旣長師事閔文忠公鼎重最被期許已卯中司馬兩試除　昌陵參奉移

義禁府都事徵旨罷丙戌庭試及第卽拜藝文館檢
閱陞侍講院司書爲養除堤川縣監內艱服闋連除
弘文館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司憲府持平司諫
院獻納吏曹郞知製教時 肅廟勤典學公久侍講
隨事啓沃嘗與同僚劉陳君德時獘凡十條又疏論
剝復否泰之運請昭實德以答天譴行實政以結人
心明是非公黜陟以靖朝廷嚴閫選飭邊備以禦外
侮修獘政則以得人材爲急裕財用則以崇儉約爲
本又言前判書閔鎭厚實有休戚之義而一斥不復
叙今國家多虞不當一向廢棄 王子痘後禁中有

送神之舉淸禁肅穆之地女巫誑誕豈不有損於端本正家之治乎通信使趙泰億受上倭奴嫚書公進言昔我　孝廟奮發大志招延山林吾東之知有春秋之義者莫非有感於斯也今年又適爲壬辰追念　七廟灰燼　六飛播越尤莫不扼腕痛心宜上下日夜講究思所以收拾人心飭邊閫無狃於羈縻姑息也已出爲北評事淸差穆克登登白頭山定界歸而朝命公往審公斬木通道行無人地上絕頂窮源而返以館職召又周流玉堂銓郞薦北儒李載亨韓世讓等又請北兵使及六鎭守宰間差文吏陞應教

改司諫星州豪殺人而匿其屍遣御史按覈未得改
命公往公果得所匿屍還其子嶺人稱神明歸又再
爲應教擢承旨改兵曹參知大司諫上疏請　上典
學修身仍陳良役變通之道且言黨色一分是非互
換願無拘彼此唯才是用亦以大公至正建極于上
保合同異偕之太和之域也再爲兵議承旨除湖西
伯未及赴嶺伯缺廟堂難其代白于　上移授公爲
逆臣弼夢所尼力辭遞丁酉拜全羅觀察使未幾移
差通信正使還拜成均館大司成赴日本律已簡而
御下嚴譯胥犯禁者裁以法不貸庚子復命例陞嘉

善除咸鏡觀察使朝議惜其出移副提學提調 山
陵都監旋爲都承旨時 景廟新即位已遺孽㗖
無賴子投疏請追隆罪張公時引疾在告憤然曰
先王親鞫李潛時我以史官入侍 先王流涕下教
曰予方在而此輩尚敢如此他日肆凶何所不至
玉音尚在耳 仙寢未冷而乃有此等言吾何敢顧
而忌不爲之痛斥哉遂輟長單詣闕率諸僚極論之
其人竟杖斃士論洽然歸嚮焉復還副學改大司憲
辛丑除吏戶禮工參判副摠管備局堂上或拜或不
拜爲開城留守未數月擢拜刑曹判書冬末一鏡等

諸賊闖入盈朝公亦遞官逆鏡斥公補洪州牧使弼
夢又誣揑公削黜公屛居驪江經歲始敘知敦寧府
事言路受鏡夢指持之益甚遞付西樞 景廟昇遐
差國葬都監堂上以事係往役黽勉造朝拜知義禁
府事 上親按誅一鏡虎龍施鏡次律公疏陳宜與
虎龍同律 因山訖引義告退乙巳春 上盡黜凶
黨召用舊臣拜公漢城府判尹移禮判特除兵曹判
書恢公道抑僥倖衆武胥悅兼經筵成均惠廳堂上
與大臣諸宰同入對請伸四大臣及壬寅獄冤死諸
人擢判義禁府事新册 孝章世子公爲右賓客時

左相閔公鎭遠右相李公觀命率百僚庭請討鳳輝等公患暑未一參言者議公避事公力辭遞爲議政府左參贊改刑判是時閔李二相以不得其言相繼去職首相鄭公澔又先已遜荒丙午正月特拜公議政府右議政公方有疾久之始出進白近日朝象之潰裂人心之抑欝專由於臺議之未伸而至如鳳輝事其疏出於名號已定之後勿論卿宰韋布皆欲必爭必明賜處分然後上下可無阻隔而人心亦可定也又言申致雲誣賢之罪不可不亟從臺言時　景宗將祔廟而　太廟無空室遂添造而廣之有宗臣

上疏言 太祖始建 太廟而國祚緜遠今又添造
宜稱慶朝議多然之公獨謂國家不幸代序迭遽乃
有是添造不可謂之慶且不當賀而賀寧不如當賀
而不賀議遂寢劇盜咸遇臣者臨訊納小紙語凶悖
捕將張鵬翼袖進之 上令史官焚之殿前遣承旨
莅斬之公急上小劄言不待取服直爲正刑大關後
弊請鞫問處之劄才入遇臣已誅不得請五月序陞
左議政兼 世子傅時趙翼命以辛丑冬首發合啓
方遠竄宋眞明尹淳以同參兩大臣戮屍啓俱被劃
黜而翼命辛丑在玉堂不參臺啓淳則連辭三司眞

明方遭艱再朞隔日而將不得入參公陳白而俱宥之時議以公不嚴於討復而先毁隄防疑謗讙然持平許錫上疏深詆公公連辭終不許以手書縷縷慰諭必致之乃已 上御常參諸臣奏事未訖 上以公有疾命先出鄭公澔疑公故自徑退從縣道疏斥公公上章辭又呈告請急 上敦勉不置丁未正月公上劄言月正元日一歲之首正 聖上體天行政捨舊圖新之時也懋 聖學則法成湯銘盤之訓飭臣工則用周人徇鐸之義緝熙光明振勵警動又必以天地生物之仁爲心政令刑賞無一不出於中正

則對時育物之道不外於是也時公旣力辭不已大司諫金祖澤詆公忒甚公遂出城固辭章十數上上始許副判中樞府事四月復拜左相七月　上有大進退辛壬餘黨復入而大臣卿宰三司俱坐罷公亦與焉明日旋命仍公前任遣史官諭之曰身在肺腑位在三事者猶事黨習而卿獨不染予已詳知須體至意卽日偕入公上疏言臣與二三大臣終始言議未嘗不同親爲肺腑位在三事者顧何心自附黨論以負恩遇哉其斷斷血忱出於爲國家明義理而雖弦韋不同本心與臣一般　殿下雖强爲區別臣

何敢自掩哉又言是非忠佞非一時愛惡可變而近日　聖旨殆與平日下教一切相反豈執德窮理之工有所未盡使羣下不能無憾耶兼扈衛大將退還驪江連辭遞領中樞府事　上用一番人言復追奪四大臣爵謚乙巳伸雪諸人一依壬寅案勘斷公復上疏自劾仍言乙巳絲綸宣布八方婦孺皆聞至若寵褒隱恤多出特敎則今無別般新罪而與前日之敎判若陰陽之易位此似出於寵任廷臣曲循慰藉而亦由平日義理未盡明是非無定與時推遷非所以垂法於後也至以建　儲代理爲諸臣之罪者闕

係至重非今日所敢言而近聞往往有肆然爲說者一例假借不加嚴斥他日世道之慮可勝言哉時逆孽輩方聚黨舉事宣言土賊將起掛書中外凶誣不忍聞閭里震沸人皆知將朝夕必有變而滿朝恬然不置意公亟馳章請廣加購捕戊申三月逆亂果起公聞卽一日而至 上亟召見慰諭公謂逆黨之亡命者或不無北走燕播凶誣者請具亂逆本末急移咨淸人未幾官軍奏捷賊畧平而餘黨尙滿獄公與諸大臣宿闕中同按治不脫朝衣幾五旬疾過劇退出私次逆鏡血黨李時勳者方就鞫誣公與宰臣數

人及嚴訊乃自服　上卽手書獄辭逮遣承旨史官
諭公安意調息六月復拜左揆公卽日出江上　上
遣承旨及知申賜手書敦召公屢疏固辭言臣嘗謂
以建　儲代理爲罪者關係至重乙巳初隨諸臣之
後請雪四大臣之冤矣卽今朝廷之處四臣者一切
歸之於治逆之科護逆自有其律則揚揚於百僚之
首寧有如許事理　上答以卿雖有所執出而視事
陳於筵中則曰可曰否唯在於予公不得已入城登
對言閔鎭遠向來所達非有他意今於逆變後見之
尤可知其出於爲國之慮矣臣初旣不以鎭遠爲罪

則鎭遠有罪臣亦有罪辛丑事不過爲 宗社大計
爲 先朝分勞而世良一鏡之疏專以建 儲代理
歸之簒逆彼失志怨國之徒豈不樂聞而啓凶心乎
今番賊招有八年經營之說可知自建 儲以後凶
賊輩與鏡黨相唱和萌亂逆之計矣鄭澔閔鎭遠之
筵白劄陳盖爲明 先王盛德而防禍亂之源也今
一邊治逆而反伸逆輩所謂義理者古今寧有此理
上勉諭諄諄握手勸留公旬餘上疏言臣之入城
非爲供仕只欲親奉進退之命而再承面諭處分猶
前引罪之義覩前無異因仍盤礴秪增靦䩄遂復出

江郊　上遣承旨令偕來掌令洪尙容正言趙漢緯等相繼詆公以死黨要君公仍渡江僦寓廣州地七疏辭不得許冬　孝章世子疾遽徵公入詣承候及
孝章殂國勢益凜凜孤危公義不忍復退黽勉在
朝已酉嶺南按覈使吳光運馳疏請毋撓國是嚴飭羣下使不得提說往事公上劄言光運所謂國是而勸　殿下堅持勿撓者豈非指辛壬事乎夫四臣者承　慈聖先王之明命定　宗廟社稷之大策體
景廟分勞之聖意遵　肅考丁酉之故事義明理正寧容議爲而一種不逞之徒至目以陰移　天位一

鏡之疏直歸之於簒逆馴致僉虎之交煽鏡夢之鍛
鍊而屠戮盡矣此其意豈亶在殄滅四臣而止哉苟
非天地　祖宗之神靈　慈聖先王之擁佑則國家
之得有今日未可知也由其如是之故鏡虎兩賊雖
幸伏誅於前而凶徒一脉陰相傳授於後醞釀潛滋
譸張誑惑至於昨春之變而極矣雖以賊招中八年
經營之說見之凶圖之始萌於建　儲之初者灼然
可知然則彼四臣者特爲國家先受其禍耳凶賊之
蓄謀始自建　儲之初年而四臣爲其的矣四臣之
受禍由於鏡夢之誣成而聯劄爲其本矣鏡夢之逆

與非逆而四臣之冤與不冤判焉今天討旣行於鏡夢諸賊咸就於顯戮而四臣則猶在丹書之籍不離覆盆之下求之古今寧有是哉優批慰諭時戊申鞫囚尚多未究竟者公與判義禁金公興慶承命分輕重酌處正言吳瑗上疏斥公頗緊公退出江上　上屢諭敦召序陞領相公連章祈免殆半年猶未能得秋　上有所激惱閉閤不視朝朝廷憂恐不知所出李右相㙫與趙吏書文命求對請賜明諭　上下教累千言洞釋聯劄之不可罪復復趙公泰采李公健命爵餘二公置不論仍遣史官別諭公令偕來公上

疏言四臣同死國事同時追奪有罪無罪理宜一體强爲區别烏在其四劄並雪之意哉固宜明白痛快一循法理不容一毫苟且以失人心也 上教以上來開陳公遂詣闕反復縷縷陳請未蒙允可公深自悔其來而猶欲更從容納約姑止辭遜盖公常以爲必須快正此大案朝象可鎮國脉可扶炯炯一心亶在於是而事不如意卒未得遂此則時勢然也司諫申處洙言事竄極邊公上劄請寢冬有虹貫之異公請 上大警動大飭勵一如昨年當亂之時又請收用嶺南文武士有才行者庚戌春 上將謁 寧陵

公旣與諸大臣求對請俟秋前動駕數日又有虹變
公復上劄引唐臣褚無量言請亟寢　行幸克謹天
戒及扈還至南漢　上御西將臺公進言此卽丙子
經亂之地城下之盟昔人所恥志士過此尙不禁傷
痛況　殿下昨拜　寧陵今又臨此　孝廟招延賢
士將伸大義而大業未半中途崩殂　孝廟之盛德
大業固非一二而此尤宜深留意處也時閔公鎭遠
隨駕入都將卽歸公劄陳其才識練達一心爲國請
優待勉留以輔國政逆宦必雄等與戊申餘孽絓結
幽陰謀不軌狼藉公侍　上鞫治累月諸賊次第伏

誅雷異請　上益加警惕懋修實德操存省察勿以
幽顯而有間飭勵奮發勿以衰微而自沮辛亥遷
長陵公爲揔護使正言李性孝持平李大源等以微
事相繼中公公七上章力辭事竣直歸江上連上辭
單　上令知申偕來復下手書特遣宗伯必期造朝
時國本久虛後宮將就館中外係望壬子正月翁主
生公憂甚却食與閔公鎭遠同入對盛陳廣求嗣之
道且請自强是歲八路大饑廟務益旁午公夙夜憂
焦寢食爲損夏大旱　上再親禱公輒陪扈又攝事
太廟傷暑疾遂革前一歲政府廳甍無故自頹春

星隕于地占者曰憂在大臣至是果驗有司治具八月禮葬于豐德孝禮洞坐子之原夫人慶州李氏通德郎寅斌女判書慶徽孫閔文忠公外孫婦德咸備先卒而祔于左擧二男長濟猷參奉有才行蚤沒有男益彬僉正益弼府使次晉猷府使有男益喆縣監三女適金復柱元繼孫侍直朴象浩益彬三男長相胤夭有男元燮次相纘有二男一女俱幼相憲進士三女適閔弘烈校理徐簡修直長趙鎭寬生員益弼一女幼益喆一女李來公長不踰中人而簡重端凝聰明樂易雖倉卒滚急言色未嘗疾遽當職恪勤不

懈不以劇易爲趍避常痛黨論病國不欲居標榜在
三司每請公用捨破朋黨議論平恕與物無忤而然
於公私是非之爭分數甚明終始不撓雖不深知公
者詆謗相繼未能少安於位而公則不以介意言者
被譴又輒論救戊申以後逆亂頻作　儲位空虛眷
注益深倚毗益隆雖不得不聽係遅徊未忍便去而
又嘗謂必洞卞忠逆快伸義理然後蕩平方可議也
筵對章疏矻矻不止耿耿一念唯在於扶士類明大
義少振國勢仰酬隆知而事與心違每自憂慨識者
謂公知申時一着固難及而晩當勻軸三數年中斤

斤於義理關頭者尤可見其秉執之大從前疑公之無甚涇渭於世議者可謂淺之知公云公不喜矯刻以取名而小心謹畏不以權位自居公退闔戶端居不接雜賓每聞天災時異衮闕政疵憂歎忘寐在廟堂不喜紛更只隨事補苴鮮有敗闕又不肯以名器市私恩或當薦剡輒躕躇曰恩當出於上而自吾居此陞擢人已多心何能自安也公内行純備自少事親無所違非有公私事故不暫去其側婉容愉色無愧古之稱孝者友姊妹撫諸甥曲有誠懇接人無貴賤一以款曲不治生業立朝三十年田園無所增家

人多假貸給朝夕所居湫隘人或言太儉則笑曰此固薄陋視吾相業則亦已過矣竊謂公端亮簡恬固人之所共知者獨其晩來憂念惓惓於國步時勢雖欲其協和調娛而實不韙於排比對待之議雖不喜矯激峻厲而又輒言大義之不容一日黜昧自公去世已過三十餘年閱歷滋久益覺公苦心有在而其所以彌綸維匡之者愈久而愈可見也府使君嘗屬拓基以節惠之狀既又託以墓銘誼不敢辭謹取狀文檃括而仍爲之銘

外舅漢城府判官贈執義申公墓誌銘 並序

上之二年秋右議政趙道彬白 上言故判官申思遠隨父南遷左右將護須臾不離島人無不感歎皆稱申孝子及扶櫬北歸毁甚不勝喪宜有褒典 上嘉之於是特贈公司憲府執義旌其閭曰孝子之門君子曰是可以勸爲人子者 聖朝所以惇俗而樹敎者不旣大矣乎公自幼孝謹有深愛於父母五歲時皇考忠景公手畫八卦書五行十二方位於小紙以與之公愛玩恐遺失藏佩囊至老而猶如新妣俞夫人疾篤公衣不解帶藥物扶持靡不用極夫人臨終顧語以爲感忠景公年漸高公常在側非甚不得

已未嘗出出亦未或終日不返也其有不安節則侍
側不暫舍少愈而命之退又必一夜再三至戶外候
其氣息焉壬寅春忠景公見　宗國阽危憂憤將抗
疏公知必致大禍諫止不能得及疏上果栫棘于大
靜公隨以行足跡未嘗踏棘籬外一步地晨夕拜天
祈祝窮海少異味而竭誠備物甘旨無少缺四載如
一日乙巳忠景公始蒙恩召還至海南縣感疾殆公
血指以灌口旣丁憂客土鮮相識而襲斂絞衿情文
備至時公年已周甲矣而血泣成瘢顏色黴黑如枯
木哀號動人吊者不忍聞杖而後起脚顫或顚仆猶

不脫衰絰祭奠必親竟毀鑠沉疾以丙午七月十七日卒知不知咸愕曰孝子亡矣公友姊妹篤至視其子如子忠景公有側室公遇之以誠其遘癘也躬救視沒而手自含殮成喪而去之晚得三子慈而嚴罕借以顏色與羣從和樂而見過差輒規責不饒窮鄉疎族待之亦款曲遇人汎愛然以末世禍變多由於親狎雜類凡如迂恠方技詭誕者絕不與交識治家奉身謹密節約雖緜葛不及時不以爲意疾病遺令喪祭從儉諄諄然訓飭子女皆義方也公長身美鬚髯性剛潔直諒拂然無依違淟涊意遇事剖斷必明

褎乃已嚴於辭受一毫不苟見非義如將浼焉少聰
警藻思敏速季父參議公諱鐔齒相近欲試之出科
詩五題逐句排韻督刻燭立成公且吟且書筆無停
時不踰晷而五篇俱圓往往多警發語參議公亟稱
其奇才不可及儷語亦工鍊而竟不利科試忠景公
雅不爲求仕五十二始除四山監役官京兆郎自以
上司枉法侵山直公遂不仕戊戌敘敦匠勞拜長興
庫主簿己亥移司憲府監察陞平市署令有不樂又
引疾遞庚子爲廣興倉主簿俄遷漢城府判官公莅
事嚴明聽訟公允私託不行吏不敢欺屈者亦不怨

辛丑冬時事大變公又不仕公字靜汝平山人以高
麗壯節公崇謙爲始祖高祖諱敏一成均館大司成
曾祖諱恂鍾城府使祖諱命圭司憲府執義忠景公
諱銋議政府左參贊特贈領議政家世敦經術重名
節俞夫人亦追贈貞敬夫人考學生楨杞溪人公配
淑人完山李氏牧使世茂女貞介慈孝德儀兼備六
親咸稱之生沒先後公二年公始葬楊州注谷先塋
至戊午遷于局內辰向原淑人墓祔左男長暡縣監
次㬩早沒季曤參奉女長適右議政俞拓基次適縣
令朴大源長房男光勉光憲一男幼女婿朴相德次

房三女婿閔百寅崔龍運姜命伯無男子光佑季房男光儁光儀光僖光佑一男四女俱幼命拓基男彥欽參奉彥鉉生員彥鈞彥銖三女婿長侍直洪益彬次進士洪欽輔次徐命顯一未笄朴大源男相魯相朝相圭女婿黃仁杰嗚呼以公之剛方明確使得揚于王庭其必振風采刷綱紀克繼先武抗標哀俗而限于一第潦倒末官以沒世豈不重可惜哉雖然忠景公大耋尺疏爲　東宮願死逆折奸萌國人以爲忠公亦老白首而事生事死益自盡其誠一世稱其孝若公者眞可謂無忝於忠景公脚下而豈所云是

父有是子者耶公之諸子命拓基以幽誌以人則何敢以義豈忍辭銘曰

立人之道曰孝與忠夫孰虛口鮮能以躬危身奉上忠景有焉纘考以孝中丞克賢于光有耀莫與爲大棹楔哀贈世敎永賴曷不尊顯而施其用倘後必復如穫于種有孅媲德共此幽宮我撮爲銘昭揭無窮

禮曹判書貞簡洪公墓誌銘 並序

肅廟冲年新卽位羣壬執國命恣欺蔽駕論禮竄削尤春二宋文正公衆咸朒縮不敢出一辭嬰其鋒大司諫洪公諱萬容獨力言其戕賢毒正狀無少撓雖

被嚴旨特罷而士論洽然稱之庚申改紀朝廷方討
假虜言誣 先朝者久而未能得公時長憲府倡三
司入對極陳其不可貸 上始許之人皆謂公一言
有回天力也己巳 仁顯后將遜位公造庭班見凶
黨黽勉無力爭意自搆啓草正色折之凶黨益仄目
旣已歸高陽丙舍唯日飲酒不復問世事或語及之
輒泣下至壬申感疾舁還京第以六月六日卒壽六
十二訃聞祭賻如例今 上初賜謚貞簡嗚呼士大
夫立乎人之本朝其能當事盡其忠言人之所難言
固難矣然而往往多出於硜硜自喜者若公則異於

是盖公曾祖大司憲諱履祥號慕堂經術行義爲
穆陵名臣慕堂生諱霙禮曹參判參判生文懿公諱
柱元尙貞明大主封永安尉是爲公皇考公承籍世
閥生長紈綺猶勤勉佔俾文藝夙詣甫踰冠中司馬
兩試三十二魁庭試又四年而魁重試譽望藹蔚伏
一世東銓注淸要公名必居人先號一時極選者靡
不踐敭使公無甚臧否雍容平進優可以坐致公相
乃公自以王室至親與國家同戚休義不可拱嘿旁
觀遇事盖未嘗不言言之又必盡意若乙卯之拄邪
議庚申之討有罪己巳之折凶黨固偉矣其在臺地

經幄也有醜正者逐學官擯齋儒公請罰以正之有
宰臣謂祖孫不當言復讐公深斥其非義李公端夏
閔公著重金公益炅言事忤旨公輒論救朴公長遠
以冢宰不赴召下吏諸臺官以論大臣被特遞館學
生上疏疏頭被停舉無賴子黃壥者投章嘗試意巧
窬公並請還收仍斥壥情態歲旱請停 東朝進宴
冬雷劄請大警懼大奮發開經筵講治體審好惡明
賞罰杜私逕恢公道禮儒賢作士氣蠲民役改貢案
停收米減貢布遇雹灾地異又劄陳修省之方而其
要以奮 聖志革舊習屏嗜慾懲怠惰察民瘼決壅

蔽爲言秉銓筆尤主激揚雖以是屢獲譴而亦不顧也　顯廟末時勢益艱虞公在諫省喉院吳挺昌以持平上疏譸張甚間公請削黜李公翔斥許積奸狀嚴旨奪職張公善瀓鄭公載禧柳公尚運尹公敬教李公敏迪俱非辜被罪公一皆請寢及積罪死公論削其祖潛濫謚挺昌以逆誅公又請竄其兩姪之過房者尤菴請老公勸　上勉留以自輔　上憫旱延訪卿宰公請恤民隱均賦役擇守令簡人才崇節儉絕私恩正言鄭澔嘗劾一名官麤悖狀右其人者反欲劾鄭公公抗言其非不肯從時輩恚甚論遞公而

士類益傾嚮焉噫以公地處苟不爲貴富所淫者斯足以稱賢矣而唯公所惓惓乃不外乎衞護儒門匡正君德杜羣枉扶世道視世之酣豢侈泰以取敗者固不翅如浼也顧不喜矯激以立名論翕翕馳逐盛交遊當熱官輒逡巡却步凡有壹鬱牢騷一托之於酒以是卿列以後多處閑局樞筦要劇罕及於公公乃泊如也雖世運平陂士禍滔天公猶超然於嵒繳之外善始令終罔有瑕謫身與名俱全尤詎不難及乎哉公字伯涵自號金華成均館典籍禮曹佐郎兵曹吏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獻納弘

文舘副修撰修撰副校理校理副應敎知製敎兼文學中學敎授校書館校理司僕寺正備局郞京畿都事郞公所歷而或至四五至丁未用董事勞陞通政周流承旨大司諫吏戶禮兵工五曹參議庚申擢拜京畿觀察使轉都承旨　大婚相禮進嘉義歷大司憲吏兵禮工刑參判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成均春秋甲子敘勲進資憲爲工曹禮曹判書議政府右參贊知經筵間奉使赴燕他別職漫除不盡記夫人礪山宋氏都承旨時吉女先公十五年卒懿德美行別有尤菴誌與公同窆于豐德祖江文懿公墓下向巳

原五男長重箕進士司僕寺僉正次重範生員司䆃寺僉正次重衍進士密陽府使次重福進士同知敦寧府事次重疇進士狀元刑曹參判三女婿參判李大成注書沈龜瑞正郎李師亮孫男參判錫輔判書鉉輔長房出郡守鼎輔錞輔次房出三房無男子鑑輔正言鏡輔四房出郡守銓輔僉正鑑輔參奉欽輔五房出內外孫曾玄揔百五十餘人多未能備載而參判長男象漢亦方爲參判實主公祀判書長男鳳漢方爲承旨有女冊我 世子嬪公器度凝遠宇量淵深外雖簡重而即之則寬平也事親甚孝無少違

友諸弟至老如一憂吉析居相持號哭不忍離接人恒持謙挹平居儉約不喜修靡尤不屑田園貨財先業外不長尺寸文懿公所居無何堂歲久漏陊子弟請畧加修葺公止之曰先人遺跡猶在是其何忍易之使燕而返也雖書册亦不以自隨行槖蕭然其篤於孝而躬於簡多類此惟款恤困窮無間戚疎而尤加於孤嫠者大主壽踰大耋 肅廟三錫宴公益感激思報每對子弟垂涕而謂曰 聖渥至此何以稱塞爾輩其勉之嗚呼跡公平生殆所謂貴而能謙富而能儉進思盡職退不忘君宜其令聞長德蔚然爲

近世名卿而又其所以毓祉壽後者將無極也噫是豈無所本而然哉猗其盛矣銘曰

洪譜豐山肇直學舍人鳴國章追琢密直寶文繼樞衡泉我 熙朝代簪纓始公將降夢錫玉長自樹立內行篤再魁以文譽益彰華貫清塗遍歷數投之所如各職職斥邪糾慝壹正直迺陟卿月作秩宗廩廩朝暮佇登庸唯世數數公所媿退若無營寄一醉完名令德疇敢疵古稱明哲公庶斯既貴既富恭且儉神亦勞止福乃歛緜緜積慶期無垠納銘幽宮詔後人

仲女洪氏婦墓誌

余仲女爲洪君敬夫之妻者年三十四而癸亥四月二十七日蓐疾不起葬于楊州渼陰里巳坐之原旣而敬夫大人參判公力疾述行錄俾余誌之嗚呼爲婦人難得者尊章之愛而今以錄見之余之誌之而稱其賢人或不以爲私其子也故乃掩涕而誌之錄云性和而能肅柔而能莊儉約潔白寡言笑奉舅姑小心恭謹怡愉無少違事其夫謙順而多箴規婦女會集或說人長短而獨退然如無所聞靚珠貝之飾所共愛玩而尤澹若無嗜好意已所有人或欲之輒

不示客色處乎娣姒公妹一以和順各得其親悅尊姑趙夫人嘗謂其諸女曰雖以吾愛吾婦之甚燕私之談罕及於俚瑣者誠以吾婦識高吾亦不能無所憚也女妹之女有幼而被鞠於尊姑者尊姑喪後撫育訓誨視已出無替夫之內弟喪其室而窮無以爲斂則傾篋儲而助之病雖革以其母在旁亦不作戚容但曰恨不得復拜我王母耳噫女之賢固余之所稔而亦未料其能如是也觀於斯其在室而孝父母友兄弟又不待余言而可知也女生四男四女女俱未育男長遵漢纔授室餘皆幼而亦多秀特不凡賢

而無年與位者其必有徵於後歟參判公名重疇其
先豐山人敬夫名欽輔方仕爲主簿祖禮曹判書貞
簡公諱萬容曾祖永安尉文懿公諱柱元趙夫人豐
壤望族其考縣監始久我俞系出杞溪觀察使諱省
曾大司憲諱櫶清州牧使諱命岳卽余三世而余名
拓基原任右議政配平山申氏判官思遠女嗟乎悲
夫尊舅狀其善行兮老父識其幽窆良人之哀之切
兮愈久而愈篤念四男子之競爽出頭角兮又必所
生之無所忝唯汝之仁孝柔順知有報兮其將於是
乎取驗

冢婦令人李氏墓誌

嗚呼吾兒沒甫踰練而其妻令人李氏以毀竟下從葬祔吾兒墓左陶菴既銘吾兒墓且謂余吾女之藏子宜爲誌余曰諾吾子婦之賢固六親所稱而知之之詳尤莫如余余何忍不識之唯哀甚久不能文而陶菴之墓草已宿矣始乃忍涕而書之子婦之先牛峰人高祖諱有謙參議曾祖諱翻右議政祖諱晩昌成均進士考諱縡左參贊爲世儒宗學者稱陶菴先生母南陽洪氏僉正禹賢女子婦自幼至長一言一事未嘗違長者意容儀修潔無一點塵俗氣祖妣閔

夫人最鍾愛常稱此兒顏貌酷類吾外翁外翁即同
春宋先生也陶菴亦許之以女士每恨其不爲男也
十六歸我家爲余冢子彥欽妻我太夫人年高方在
堂多子孫獨稱其賢甚彥欽有三弟俱授室姊妹又
四人方圓長短各不同而子婦處其間敬愛盡其道
諸娣公妹亦誠心親服多所取則女妹遘痘危惡膿
潰臭穢不堪近而晝夜躬救視便旋坐臥一不委婢
使於其側乎寢且食絕無厭惡色即此而事舅姑事
夫又不待言也爲人廉直謙遜凡於針線籩豆盖無
所不知與不能而非有問未嘗自以爲知非有命不

敢自以爲能禮稱德言容工爲女行而班氏誡則四
者之目又各有四以是而方之未或有不及者嗚呼
其賢矣夫最是風韻清高見識超邁處閨閤服簪珥
而居然有林下氣味與之論事是非取捨往往可令
鬚眉丈夫呿舌非尋常婦女所能彷彿其一二也素
多疾嫁十年未字丁巳冬始生男名雷雄未晬夭悲
傷疾益甚後再娠俱不乳彥欽辛酉生員明年爲
寢郎又明年十月病不起自其病革而子婦已有決
志特不忍自裁於父母遺體也暑不開戸寒不加絮
日唯進溢米哀毀柴削遂沒即甲子十一月二十一

日也得年僅三十三嗚呼湅水先生之言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諸婦尙然況冢婦者將任家秉托先祀其重尤何如也吾兒之良旣足以承守門戶而婦之賢又如此意謂吾家其不衰而盛乎朞歲中並遽失之又未能留得一箇好種子噫其慟矣我俞系出杞溪觀察使諱省會大司憲諱櫶淸州牧使諱命岳爲彥欽之高會及祖而其父名拓基原任右議政其母申氏判官思遠女嗚呼後千百年陵谷或易是誌者出焉斯其爲烈婦幽宅庶仁人勿毁勿穿俾永綏玆貞魄

尹光甫墓誌銘 並序

尹君光甫諱得謙光甫其字也系出海平始祖君正
高麗左僕射我　朝領議政文靖公斗壽判書章翼
公暉仍世大顯章翼孫諱堦亦判書謚翼正是爲君
曾祖祖諱世綱司饔院僉正考諱澤淸風府使妣羅
州朴氏郡守贈左贊成泰斗女君娶杞溪俞氏大司
憲贈左贊成諱檄孫牧使贈領議政諱命岳女卽吾
妹也君生於　肅宗戊寅沒以甲辰五月十九日得
年僅二十七從葬于長湍魚龍浦壬坐之原生一男
二女女長適進士洪維漢次女及男俱不育吾妹取

君族子台東爲君後洪婿有三男一女長樂舜餘幼君生而聰悟精明英特有膽氣常竦然竪起絕不有委靡意覩百事若無一難劈析是非義理必窮到底乃已長不及中人而莊重有威儀人固未遽以狎進也其中則溫恭易直與會心人開懷傾倒靡間事父母盡孝以及諸父弟兄俱極敬愛朴淑人嘗疾篤君齋沐禱名山其夜大風而燭不滅朴淑人自是日疾減遂瘳人謂君孝感護兄病一歲無少懈三月不解帶兄感歎不已兄亡有一女愛撫如已出君未弱冠有事適江外纔出郭風作家人以爲憂府使公獨謂

毋慮也吾兒必不涉險君果宿渡頭翌朝乃濟府使
公屢稱之府使公卒于官吏已納邑民例賻而君自
京奔赴則悉還之無所累又追繼府使公志事營竪
先代碑碣之未及竪者凡於器用服玩一無係念唯
愛書籍而有求者予之待人款曲有恩意見窮乏必
思周濟自幼喜讀書長者不甚程督而業日進少長
好看儒家文字靜坐潛玩如有得雖承親命不能廢
舉業而顧雅意不在是也余謫東萊君寄數詩有曰
持心却似調乘馬御氣眞同捧水盤禀天同有性爲
學可希顏又曰及時努力莫懷疑此道須臾不可離

千百下工眞實地日新其德又新之此可見君之志之所存也君嬰奇疾閱歲沉頓恐貽老慈憂尙自力治醫藥調護及不可爲手書小紙以贈弟勉以孝友歎曰顧念家事可爲痛哭而死生在天復何足動心也噫以君姿質之美志行之高咸謂其必能達而顯于朝以光大門戶知君深者又輒以君之於書盖將欲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躬使天假以年其進未可量也竟忽中閼不遂使夫絕人之行高世之志寂寥埋沒而不少見寧不爲千古遺恨哉君嘗師事其內舅蓼溪公弼周君之沒蓼溪哭之慟引歐陽子所云自

古賢人君子未必皆有後爲惡者有後而無益爲善者雖無後不朽者表君之阡以慰君九原君亦可以是而自慰也否嗚呼欷矣銘曰

古人有云人不可以無年吾嘗竊疑於是言乃於君而信然嗟夫金玉其人允矣席上之珍不半途忽沉淪翳然掩此厚窀有來千春尚亦感於斯文

成均進士洪君墓誌銘 並序

吾友洪季信有三丈夫子其仲曰維漢字天有夙負士友望咸期其遠到不幸僅三十而以乙丑五月八日無疾暴逝噫天之生材若有以也而遽又閼之如

不克者果何道哉君幼負氣好弄過十歲猶然季信責之君對以後不敢然季信又戒之曰汝若置言於父而不復悛視彼光佐之誓墓而旋出者何間也君即惕然色動自其日棄童習屈首劬書不煩程督文藝驟進尤好看朱子綱目以及諸史上自歷代下至我東亹亹乎貫穿而融會之間治舉子業屢發解遂中辛酉進士暨謁　聖廟同榜中有凶黨子數人君與同志士唱議斥去有訐奏者命施儒罰而士論盖多之君事親有深愛侍母疾竭誠歷年如一日姊病亦如之愛諸姪同已出而又不弛誠誨風儀峻茂識

廙周至寬仁愛物動止詳緩而中有守不數數爲交
游馳逐獨喜以古人自砥礪人告以善輒喜而受之
持論正而不激於親故尤必揚善而隱惡然而見骫
骳淟涊薄於厚恡於施者甚鄙惡之噫俗益下士趍
日偷誠使如君者終有以自立而顯於世必能大有
裨益不止承先烈爲父母門戶榮而已而竟不能然
寧不重可惜哉君之先豐山人鼻祖之慶高麗直學
我 朝大司憲諱履祥以經術德行著至孫諱柱元
儀賓 穆陵封永安尉謚文懿是爲君高祖曾祖諱
萬衡弘文舘校理校理長男郡守諱重模無子以其

弟牧使諱重楷次男允輔爲嗣季信其字也前任密陽府使母李氏系出璿源判書箕翊女君配海平尹氏領議政文靖公斗壽之後其考通德郎得謙其母即余妹也後君一年生慈惠恭儉孝友絕人事舅姑奉夫子俱盡其道君沒哀毀疾日欲纔外除而竟下從實丁卯十二月十四日也生三男一女男長樂舜已有室餘俱幼君之不食之報其在斯歟其在斯歟君之冠也余從賓階而祝焉仍又歸以甥女相視如舅甥謂當以後事累君豈意今抆淚而誌君墓也季信權窆君于坡州先塋君妻藏其旁將謀改卜而合

葬銘曰

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或秀而不實豈其劇耶二美之
室我不愧筆

吏曹判書沈公墓誌銘并序

我　聖上元年旣黜殛辛壬凶黨收召　先朝舊臣
於是原任少宰青松沈公復起拜前職仍屢陞至吏
曹判書判義禁府事廩廩乎朝夕登三事未幾時事
又變辛壬餘人復枋國特以　上意深懲黨禍乃欲
假蕩平名籠罩士類利誘旣開一世士盖茅靡也獨
公介然不撓終不受其緇磷自公亡十餘年來世道

士趨日駸駸益無可言則識者又追思公不已謂公
庶無愧乎元祐完人云公諱宅賢字汝擇其先青城
伯德符生溫以　英陵元舅封青川府院君是生澮
策兩勳封青松府院君父子俱領議政又三世至漣
源亦領議政配享　明宗廟庭生鋼又以　康陵元
舅封青陵府院君生義謙大司憲又二世有諱光世
弘文館副應敎是爲公高祖比數世稍不振至公又
大顯推恩贈曾祖成均進士諱檍吏曹參判祖司憲
府監察諱若濵吏曹判書考諱涑領議政妣草溪卞
氏參奉摶女承旨時益孫封貞敬夫人公眉宇秀朗

神采清粹幼聰悟絕異七歲能綴文長而藝日進游庠塾多屈曹偶己卯進士旋擢庭試選隷槐院薦史局有喜事者恨己黨不與甚之公議爲駭直其謾歷成均館典籍禮曹兵曹佐郎正郎京畿都事爲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者俱十數選知製敎屢爲侍講院司書文學間除掌令弼善軍資正爲養爲文義鎭安南陽三邑輒未朞歲內召其在臺也劾宰臣之營救科囚者又論京畿關東兩道伯及湖西帥臣不法者並罷之已巳凶徒有攀緣得顯仕者並與政官而劾正之嘗因虎異疏請實心警懼反己修省又條陳

四事講武備以固邊圉疏滯獄以滌幽欝斥猥雜以
正官方容諫臣以開言路　上候多違豫公上章請
收斂志氣保養精神頻接臣僚講論詢訪有雷變又
請懋實德行實政再爲執義除弘文舘副校理先是
有凶人投匿誣稱辛巳蠱獄事擬禍士類乃設鞫窮
問公亦以其時問郞被逮事白卽釋公素不喜交遊
上下論議以峙名尤自傷罹駭機貽親憂力求外仍
轉寓嶺庄屢辭臺省者將七八年要路進取公固一
擠與人而知公者以是多之癸巳通政承政院同副
承旨序陞至左歷戶曹叅議爲慶州府尹移江原道

觀察使遞爲掌隷院判决事廣州府尹移大司諫旋
仍任以姻嫌遞復歷承旨禮戸刑三曹參議大司諫
三爲吏曹參議己亥擢江華府留守冬以大司憲召
差備局堂上歷吏曹戸曹參判除全羅道觀察使朝
議惜其出轉大司成都承旨用　肅廟殯殿勞進嘉
義辛丑吏曹禮曹參判實錄廳堂上京畿觀察使是
冬羣凶遽得志公解職郊居宦妾輩交亂　兩宮事
覺將正法而遽自斃公上疏言喉司緩緩擧行金吾
任其自裁宜併嚴處俾有懲勵又言從古禍人家國
多由宦妾交搆倘堤防少弛掃除未盡則潛伏糵芽

不可不慮願毋忽嚴束使 宮闈肅淸不報公歸寓
湖右杜門謝客唯憂念 宗國或至曙不寐一日夢
侍 肅廟如平昔覺而語旁人涕淚被面聞金李兩
相受後命位而哭之食却肉累日今 上改紀首拜
公亞銓俄進階擯北使屢判工刑禮三曹政府參贊
漢城判尹兼經筵成均 世子賓客以董事敘勳屢
進正憲崇政時三司請討柳鳳輝等諸賊而久靳允
公侍 上旣屢陳懲討必嚴後又疏請快從羣籲臺
臣任徵夏成震齡言事獲譴公輒以辭敎失平處分
過中陳戒兼管藥房診 上疾請 上淸心寡欲拜

冢宰兼判金吾請招延儒臣金榦朴弼周輔導 東
宮且請 東宮嘉禮凡事務加節省又白凡有先蔭
者宜從舊法嫡長外毋得注擬且蔭官宜經詞訟職
準朔方除邑並可之丁未秋 上有大進退公亦罷
歸湖寓戊申春逆亂大起公蒼黃奔問亂已引義退
歸屢除判義禁參贊刑判知敦寧俱辭明年秋 上
以治不徯志下敎自責復復趙相泰采李相健命爵
仍趣召在外諸臣公乃與洪相致中諸公同入對力
陳亂逆所由起 聖誣所未暴以及聯劄義理四臣
寃禍請亟伸雪定國是首尾數百言 上諭以徐待

齊會議處仍又勉留勤至翌日除兵曹判書公以爲今行只欲使 聖誣快辨義理少伸而旣未能感回則僶緣冒進吾不忍爲也批旨筵敎敦迫優渥而竟固讓乃已又爲刑禮二判參贊判敦寧俱不就丁母夫人憂癸丑外除知中樞工曹判書旋除吏曹判書公辭疏四五上違召且五六十而終不得命始黽勉三赴政席唯以別淑慝嚴進攘爲急稍有負犯者雖宿趼必枳之時主時論者無問才不才只就彼此雙擧互對自諉以蕩平嗜利欲速化者投合附會別成一套見公所錯擧諱且恚而土類洽然倚公以爲重

時輩遂迭出詆訐而 上猶不替眷注勉起益孳公
終力辭罷已復爲判敦寧屢除判義禁俱不拜乙卯
春同諸卿宰聯章請復金李兩相爵不報夏出爲京
畿觀察使數月辭疾遞冬拜江華府留守未幾言者
以病遞藩任旋授保障軋廟堂 上深斥其挾雜而
公五疏竟辭遞丙辰連爲知敦寧左參贊判義禁並
辭唯時節起居强起參班而已閒居靜養不復以世
事嬰懷十二月九日蚤起口占辭本神氣如常晩忽
痰壅不能省遂卒春秋六十三訃聞輟朝市吊祭如
例 上臨筵諭以悼傷之意始厝龍仁先塋辛酉二

月移窆于公州蓼塘向午之原夫人李氏系出璿源
成均進士贈吏曹判書漢翼女議政府舍人憲孫事
尊章遇娣姒誨子女咸盡其道罕言笑恤窮乏儉約
自持自稱未亡人五年未嘗一啓齒生後公二歲卒
後公四歲葬祔公墓左三男銈正郎錄直長鑐都事
一女適佐郎俞彥鉉側出男鑄鍾銈四男觀之鼎之
恒之謙之五女婿校理洪樂性士人權中一魚錫定
元百孫一幼錄二男健之頤之一女婿俞漢蔣鑐一
男幼俞彥鉉二男二女並幼公天姿溫雅器度端凝
燕居莊穆未可以狎進也卽之則平恕和易自幼事

父母甚孝親疾憂形於色竟日不離側弱冠失怙毀幾不全及貴每痛祿不逮養語及輒涕奉母夫人一主養志暨丁憂年將耆病且深雖盛熱衰絰不去身朝夕哭奠未或不親容墨而瘠凜若不可支見者愍然感嘆立朝一心謹愼奉職恪守法固章疏奏對絕不爲讚美語亦不欲激訐以沽直涖官外內不事更變只方便補苴要使弊蠲而謬革前後任銓最久尤於名器兢兢也雖親且舊未叶則不苟循居家博奕雜戲未一經手方技雜術未嘗近門子弟侍坐無敢闌語其有過諄諄徐飭使自知悔下至僕隸亦不動

色詬詈雖倉卒急遽動止安閒如常日雅尚恬靜簡約凡於翫好芬華一切無所好榮名奔爭之塗盖退然也唯於義理關頭堅持靡改終不以寵遇祿利有所奪超然不染於哲愚胥溺之中循始訖終克保令聞誠可謂一代名卿李文簡宜顯詩之曰險路徐徐安不隕名塲粥粥靜無譁滿目洪波推盪極一心貞介也堪誇真知言也嗚呼使今日觀於九京者微公而將誰與歸乎銘曰

定安啓疆源遠流長莘摯鐘鼎奕葉彌昌蓄德貽祉臬公復彰公姿貞固濟以慈祥蚤歲蜚英邇列歷敭

迺按東臯迺涖南隍入佐諸曹出鎮海防冢宰金吾
簡擢相望于外于內績用允臧噫世喻利熙熙穰穰
調停异議詭指遵王公惟自守介乎植剛寧懷寵祿
獨任激揚君子有恃善類增光曷不少延進贊辯章
頹波漫漫日益懷襄時之方墊疇克胥匡撫悼輿思
偉也可忘蓼塘之原斧如幽堂我銘不泐其睎茫茫

叔子彥鈐墓誌

杞溪俞彥鈐字叔懷其父曰拓基原任右議政大父
諱命岳淸州牧使贈領議政曾大父諱櫶司憲府大
司憲贈左贊成外祖漢城府判官贈執義申公思遠

昆弟四人彥鈐序居三以父任階通德郎年僅二十六乙丑九月三日病沒踰月而窆于鐵原芝蕙洞祖塋左麓向午之原其妻平山申氏弘文館應教晳女生二男一女俱未育彥鈐秀眉目白而頎然爲人慈良而恬澹恥修飾事父母友兄弟誠意藹然有疾不解帶達曙雖强欲睡亦不能睡盖由至性過人而然也聞人之喪輒愀然傷之甚或爲之出涕雖草木昆蟲有生意者不折不踐隨其父西南兩藩絕無子弟過賓客親戚至者視遇甚款厚耽嗜經史沈潛不懈看書至古人殺身成仁處輒改容曰大丈夫事當如

是矣如見好文字必朗然諷誦悠揚可聽爲詩文多步驟又嘗抄古昔嘉言異蹟寘囊中時出而披玩名之曰囊中靈丹喜靜而厭煩囂常却掃端居倦則只內視趺坐戸外不聞咳唾聲未會跛倚偃臥有惰慢色下視深息吶吶然似言不能出口而中則甚晰與人論古今忠逆邪正出處是非激揚奮發洞快傾倒氣湧辭辯人不能難如狗馬聲色玩好博奕之屬泊然無一在念者獨頗好飲酒而父母戒之則能剛制不及於亂飲食衣服絶不喜脆靡雅不樂交游追逐只與二三會心友討論情素講劘文字及死友哭之

甚哀爲之加厤述遺事推許甚盛彥鈔自幼善病旣長能自節攝調護幾作完人治舉業再發解而輒不利南省癸亥哭其仲姊其冬哭其伯兄又連生子而失之悲傷疾益甚死之前一月又哭其妹仍復添劇始猶强食自力不欲貽親憂以致醫治後時已革自知其不可爲而絕無怛化色尤斥遠巫卜祈禳其友視之執其手曰子之病至此能無動於死生之際耶則聲啞不能成答語但微笑掉頭而已嗚呼慟矣其質之美志之高而行之懿如此使假之年若可以有所爲而乃止於是又何理也其父掇其友與兄所述

掩溺而誌其隧後之人毋或謂不若非其父而惜其
質哀其志也

子婦恭人申氏墓誌

恭人申氏領議政文貞公欽之後禮曹判書文肅公
㝡之曾孫長城府使瑞華之孫司僕寺主簿延安李
泰朝外孫與彥鈐同年生性清明雅潔慈良仁孝早
喪怙恃十六歸彥鈐事舅姑友妯娌姊妹誠意俱篤
咸得其歡心女工鍼線亦皆臻妙氣甚弱多病連哭
子女仍又罹荼毒殆不可支猶以舅姑皆老强自寬
壬申患紅疹十一月一日竟不起得年僅三十三合

窆于其夫墓左恭人在時常欲得余再從兄知樞公之孫十歲者爲其後而不及焉及死而余求得之名之曰漢寧娶大司成金相翊女生三男方幼是尚可以慰逝者否噫其悲矣

從祖兄成均進士俞公墓誌銘 並序

天之於人也予之材而又予之以命方可以馳名聲樹功業而耀一時垂百世然而固未易多有也無其命者雖有材徒坎坷阨窮而止名不登賢書身不離韋布泯泯以沒世者從古何限此昔人之所同悲而不可奈何者也以余觀於今我從祖兄仲深氏卽其

一也公諱廈基仲深其字幼而姿貌魁偉俊茂稍長長身美髭髯顧眄偉如也發越跅弛有雄豪踶駕氣若不可以羈束皇考參判公有四丈夫子教訓甚嚴公旣抑首受庭誨課讀經史辭理日就矣顧眉睫間猶隱隱帶氣不樂爲拘儒曲士態喜看古人戰爭語恨世遠不能上下其間最嗜太史公范蔡荊聶諸傳當意會興到輒擊節激昂思與之尙友也黽勉習功令家言游庠塾屢得儁遂中辛卯進士以爲二親榮明年參判公下世叔季二弟疾又甚親戚疑不敢助視公與伯氏同敦寧公躬執絞衿無一違禮後先築

墳庵營石儀修塋域規畫施措多出公心計口授而
精詳緻密尠有敗闕善楷書頗得山陰遺法且通篆
籀晚好看醫方多收功靜養旁究陰陽家說時言事
當然後或然少嘗經危疾及去前喪三歲又丁內艱
執禮愈固不少變病轉深仍謝公車跡買小屋於弼
雲山下故圃署之旁自號曰圃井深居斷造請頹然
如自放於世表者惟時時對親懿懽然道舊故而已
如是者蓋將三十年銓中聞其名嘗三注　寢郎而
竟不做遂使其卓犖邁往之氣愜通不羣之材不一
試而含用以入地豈天之所予者唯材而命未之偶

歟又奚爲而致是也公歿以今 上丁卯四月二十
八日享年六十六八月葬于抱川天柱山參判公墓
前向坤之原孺人昌寧成氏通德郞必泰女承旨虎
徵孫生同年先一歲沒葬祔左壆一男二女男彦鏞
方業儒有男女俱幼女長適士人金得材有一男有
秋次適士人金宇柱早夭無後我俞氏以新羅阿飡
俞三宰爲遠祖系籍杞溪我 朝禮曹判書景安公
諱汝霖戶曹判書肅敏公諱絳兩世最大顯肅敏生
諱泳郡守贈承旨承旨生諱大儀宣務郞贈吏曹參
判參判生諱省會觀察使贈左贊成於公及余同爲

曾祖祖諱棿亦觀察使亦贈左贊成考諱命賚監役
贈吏曹參判妣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其考承旨世城
噫以公之材達可以致公卿藉詘於甲乙下從祿仕
苟昇之巖邑劇郡必能綽有可觀又不爾而蚤投筆
吐出胸中氣大而登壇小而授鉞當亦不後於人矣
顧乃低徊抑欝無所發舒老白首窮巷不少見於世
世亦少知者寧不爲大恨也哉才命之不相謀又何
其甚也豈將不食於己者有待於後歟彥鏞請余銘
銘曰
厚其予靳其施造物意竟奚爲畸于躬羸于後古所

訓吾有受數尺封歛奇氣銘以昭堪一慽

戸曹參判金公墓誌銘 並序

今 上二十九年癸酉八月四日嘉義大夫原任戸曹參判金公疾卒于第壽八十一訃聞賜吊祭賻如儀十月窆貞夫人李氏墓合窆于廣州梧琴里乙坐之原男致萬進士狀元 世子翊衛司侍直終不仕孫男鍾厚洗馬鍾秀生員孫女婿佐郎洪益弼進士韓用和側出男致謹公長身偉幹廣眉美髭髯音吐弘亮風儀儼然壬午中進士甲申除氷庫別檢丁忠憲公憂制除除 光陵參奉由掌苑署奉事移侍直

歷掌苑別提工曹戶曹佐郎癸巳除聞慶縣監丙申辭歸除尨署別提戶曹正郎丁酉出白川郡守明年以方伯親嫌遞復除戶曹正郎前後凡三入俱以善其職稱移司僕寺僉正辛丑拜江華府經歷壬寅見時事大變棄歸明年爲賊臣權益寬所誣揑與仲氏議政公並竄西塞夏量移永柔甲辰初服即蒙宥旋除工曹正郎遭內艱丁未服闋復除工郎順興府使俱辭拜司禦旋遞爲繕工監副正又不就時壬寅餘黨復滿朝　上敎曰蔭官亦爲黨論耶命廷尉問久而始釋連除綾尙星三州牧使俱不赴辛亥拜軍資

監正壬子爲延安府使明年以治績賑政最一道陞通政遞爲五衛將甲寅拜掌隷院判決事刑曹參議明年復拜五衛將丙辰除慶州府尹不赴以力辭近宗昏嚴敎剏職明年敘拜楊州牧使頃之辭歸復歷刑曹工曹參議爲朔寧郡守庚申移陞江原道觀察使固辭不赴甲子推者社恩進嘉善除都摠府副摠管歷同知敦寧義禁府事工曹戶曹參判戊辰同知中樞府事遞復拜壬申以滿八耋又進嘉義階公器宇恢弘識慮深遠發言制事信心直遂行之以忠恕而守之則甚確居家事忠憲公不亶服勞幹蠱又多

有晨昏之助忠憲公甚倚仗焉既仕則俸祿所得盡
獻于大夫人分諸姊妹然後始及私室篤於享先至
大耋躬將灌薦非甚病未或廢寡姊蚤亡公取其女
鞠于家教養同已出旣長具粧奩以嫁之生男女多
未育只一子又聰頴而教督甚嚴以及兩孫亦然俱
以文行見稱士友其任職也律已簡而守法謹不屑
近名不喜殖財臨民以不擾而必使各盡其情延安
荒政尤藉甚闔境無一捐瘠賑訖又別儲餘穀爲後
備他邑亦多遺愛至刻石以頌莅秋曹聽斷甚公在
金吾有帥臣不就拿而時相請貸死者公爭之竟抵

法凡有外除率多辭腴而就閑常曰十口免飢寒足矣多錢何爲只勞人耳及擢東臬則謂非常調本分力讓乃已公以相門冢子處相門甥館旣又仲氏兩從弟與婦兄妹婿相繼入台府門闌之盛世無與匹而公乃謙愼自持絕不以貴勢加人故終始無恥辱之及人莫不歸以厚德長者晩而閑居不出然至聞朝政闕失輒惋歎竟夕唯日以書籍自娛多識前言往行　國朝典故氏族源派與人語歷歷聽之者忘倦少善病老更充完聰明不衰嘗曰人生百害皆生於惰終日端坐未嘗自佚臨終顧言曰癃疾而過八

十蔭吏而至亞卿且有子有孫人道畧備更何憾乎
儵然無恒化色噫壽非不高也位亦不可謂卑也然
自公少時先輩長者多許以公輔器公又文辭贍敏
夙就朝暮且顯揚而顧乃限于一第終未能登庸廟
朝大有所展施寧不爲識者所深恨哉公諱希魯字
聖得其先淸風人系出高麗侍中大猷高祖諱仁伯
贈判書曾祖諱克亨工曹正郞贈左贊成祖諱澄觀
察使贈領議政考諱構右議政謚忠憲妣貞敬夫人
李氏　英陵別子桂陽君璔之後其考敦寧府都正
贈參判夢錫貞夫人左議政忠正公世白之女先公

十一年卒淑德哲範別有其兄文簡公宜顯所撰誌
不佞年輩後於公甚遠而公以其爲中表也弟畜之
四十餘年以是識公久而服公深不敢忘今鍾厚以
公仲氏議政公所爲狀要不佞銘公幽堂不容以不
文辭謹撮其大而敘之仍爲之銘銘曰
維昔任人惟德惟賢世級旣下科第是先治用不競
民亦告瘨公自儒冠重望已肩瓌材偉器所稟者全
顯敭登擢夫孰居前謂承先烈趾武台躔朱墨米鹽
始也迍邅績褒循良位晉藩宣迺緋迺金有隕自天
亦由己致豈直恩延貳卿崇秩八旬高年古所稱艶

人亦云然惜有所局歛是陶甄時命乃爾孰尸其權我述輿誦列于幽阡其永昭垂有來百千

從祖兄知中樞府事府君墓誌銘 并序

從祖兄資憲大夫前任知中樞府事府君壽八十四而疾卒于丁丑七月二十八日訃聞賻祭如儀九月葬于楊州下道東踰嶺下先兆巽向之原旣而公嗣子彥鐸述公官歷行治屬拓基以幽堂之役則顧不敢當而亦不敢辭遂爲之比事屬辭而係之以銘公諱廣基字仁伯我俞氏自新羅阿飡俞三宰始著于譜有諱義臣羅亡不肯事麗麗祖降屬杞溪縣戶長

子孫遂爲杞溪人其後有諱僖諱承桂兩世俱版圖判書我　朝景安公諱汝霖肅敏公諱絳亦俱登上卿肅敏生諱泳蔭仕郡守贈承旨生諱大儀早世不仕贈參判生諱省曾觀察使贈左贊成生諱榥亦觀察使贈判書今　上朝褒貤丙子斥和諸臣公亦加贈左贊成賜謚忠簡生諱命賚受業於尤菴宋文正公見推士友間除監役不就以公推恩屢贈至吏曹判書配潘南朴氏亦贈貞夫人其考承旨世城公幼受書已自知勉不假勸督少長藝日進同遊諸子多不及戊子登司馬己亥除　顯陵參奉歷司圃署奉

事司饔院直長移漢城府參軍未幾值壬寅士禍被誣劾罷仍廢舉乙巳改紀復拜軍資監直長陞宗簿寺主簿移戶曹佐郎丁未七月時事又變除昌平縣令不赴戊申逆亂大起銓中始收用屏散人拜公刑曹佐郎旋改義禁府都事除禮山縣監時賊勢尚充斥而公不憚義死單騎疾赴既至民吏多逃散邑里蕩然公徧行招諭還集人情方危疑忽一夜前山有火光民大驚擾不可定公凝然不少動民又盛言有神作祟孽村閭終夜鳴鉦鼓以相警公嚴飭毋敢訛惑俄而俱帖息公爲治一意撫摩剸瘼蘇獘御史金

始烱歸奏公政尙廉謹嚴束吏屬洞開公門民訴無礙勤於撫民嚴於守法痛絕干囑卒是以往可期責成云壬子罷歸庚申拜司圃署別提歷長興庫主簿

宗廟署令轉司饔院僉正甲子以耆社恩陞通政階拜僉知中樞府事敦寧府都正癸酉以滿八耋陞嘉善拜同知中樞府敦寧府事又以 四殿上號慶進嘉義仍受米肉衣資之賜丙子以 東朝進號又覃恩陞資憲拜知中樞府事未幾辭遞公聘咸平李氏通德郎華相女先卒從贈貞夫人祔公墓右婦德懿行別有三淵先生誌擧四男長卽彥鐸生員府使

次彥鎰進士直長次彥銓進士次彥鍋生員長房三
男一女男漢蕭文科大司諫漢葛生員佐郎出後叔
父漢蔣女適承旨洪宗海次房二男一女男漢邴以
孝旌閭漢耿女適士人金礪行三房無子取漢葛爲
後四房三男三女男漢嚴漢廉季漢寧亦出後族父
女適進士黃栒士人李弼模金集淳公疎眉袞準美
髭髯居常不喜交遊追逐凡作事皆袪文懋實而又
必委曲詳審理家以節儉爲先性敦孝友前後丁憂
哀毁盡禮多人不可及幾滅性喪餘悲痛如在祖括
營置墓舍祭田纖悉備具手定喪祭品式務從簡省

與三弟同居湛樂者累年及其俱先亡也撫恤孤寡
恩意有加裒錄先代碑誌事實以及遠祖無所遺作
爲家乘緜居幾五十年簾閣獨處旁無娛侍老益喜
觀書不置發而爲詩文閑澹典雅然亦自謙目之以
譫藳置之巾衍而不以示人多記古今故實與斯文
源委纚纚乎其言之也常誦判書公勿令讀書種子
斷絶之訓以誠飭諸孫噫以公之平日抱負若可有
爲於世而始厄於一第晩從蔭塗亦蹭蹬不前其試
之民社者僅僅一小縣而止耳尚烏能展布其一二
哉然而壽登大耋秩視列卿優閑寛樂以娛暮景且

多子姓又已有登顯者豈天所以報公者其在斯歟噫銘曰

維從祖父服禮敦行歛華處晦家於爲政公襲庭訓文藝且盛限于甲乙奈亦由命屈意蔭路始焉蹭蹬斗邑薄試蘊抱奚竟晩躋遐齡屢被覃慶敦府樞司金紫輝映壽考尊榮天報廼定怡情竹素陶寫嘯咏缶歌日昃翛然長瞑少弟爲銘爰眎遐夐

渼陰老人自識

渼陰老夫姓俞氏名拓基字展甫杞溪人系出新羅阿飡俞三宰有諱僐生諱承桂俱版圖判書生諱成

福判司宰監事三世最顯於麗我 朝有諱起昌僉知中樞生諱汝霖禮曹判書謚景安生諱繹戶曹判書謚肅敏生諱泳郡守贈左承旨生諱大儀宣務郎贈吏曹參判生諱省曾觀察使贈左贊成生諱㯙大司憲亦贈左贊成生諱命岳清州牧使贈領議政卽其考也妣貞敬夫人龍仁李氏正言諱斗岳之女右議政謚忠貞全義李公諱尙眞之外孫以 肅宗辛未閏七月朔日甲寅生于漢師之盤松坊幼受業于圃陰金先生甲午冬中增廣文科乙未薦拜藝文舘檢閱丙申上疏論槐院官壞例行私擅罰泮任嘉納

轉待教奉教再兼侍講院說書丁酉陞成均館典籍移司書遞拜司諫院正言　景廟在東宮受命代理上疏　大朝請深悔旣往之失言務盡調護之道遞復除遞爲司憲府持平戊戌春拜弘文館副修撰選知製教丁外艱制闋又除副修撰差備邊郎又差肅廟御製校正郎廳移北評事大臣請勿遣忽遣非理醜詆大臣雖上劄罪其人而世道益無奈何自是再除修撰副校理五除校理三除獻納四除吏郎一除應教司諫只一以修撰參本館錄一以吏郎參都堂錄而餘俱力辭不就兼校書館校理漢學教授西

學敎授差　肅廟實錄都廳郞拜議政府檢詳舍人
奉常寺正力求外拜淮陽府使　景廟冊今　上爲
世弟將請封典差書狀官拜輔德移司僕正兼輔德
壬寅竣還命加資賜土田臧獲時凶黨已得志誣揑
並副使極邊圍籬安置遂竄東萊乙巳改紀蒙宥道
拜大司諫差實錄都廳堂上移承政院同副承旨吏
曹參議上疏乞郡優批特許大臣奏寢賜食物衣資
秋遞拜掌隷院判决事左副承旨再除兵曹參議大
司諫遞爲禮曹參議又移承旨入侍請先賢功臣淸
白吏戰亡寃死人只錄用嫡長孫而支派則切勿混

擧以杜倖門請令二品或三司以上各薦可合初仕
者數三人以淸仕路請嚴禁京外關節收靖社功臣
代外濫祿下廟堂議處後俱蒙覆許唯薦人事寘之
又陳疏乞外批令依前教擧行拜慶尚道觀察使丁
未夏辭遞又除大司諫差備邊司承文院副提調未
及還七月朝廷有大進退以乙巳討逆時參庭請及
合啓譴罷戊申春圻湖逆亂大起特敍授楊州牧使
旋命兼東路鎭禦使領州兵進陣東城外亂稍定屢
辭罷夏擢咸鏡道觀察使上疏引前事爲嫌陳忠逆
賀變狀嚴旨削黜收新資無何敍用以楊牧時解由

未出經歲在散已酉冬復擢咸鏡道觀察使疏陳情
理難强嚴敎罷職復收新資庚戌夏又擢江華府留
守陞嘉善階適逆宦必雄夜入闕被擒連日親鞫戊
申餘孽相續就誅憂危萬端以保障任重黽勉膺命
辛亥書進　長陵遷奉時銘旌進嘉義階壬子秩滿
差備局堂上又命亟出解由遞除副提學刑曹參判
大司成同知義禁府事都承旨漢城府左尹差監賑
堂上俱辭再被特罷冬特補南陽府使甲寅移黃海
道觀察使乙卯冬差　元子輔養官丙辰　東宮將
行冊禮轉右副賓客拜同知成均館事再除副提學

藝文館提學差宣惠廳提調俱辭除平安道觀察使
又力辭特罷冬除同知經筵事自甲寅以後又拘南
陽解由副提學與廟薦及兼帶外他職不得擬大臣
陳白請勿拘除同知中樞府事大司諫差承文院提
調丁巳春以廟堂薦擢漢城府判尹陞資憲階兼同
知春秋館事內贍寺提調以在外撕捱譴補慶尚道
觀察使戊午以違禁濫率自劾罷又以安東淸陰書
院許建事坐罷旋敘拜戶曹判書以卿列凋零收召
在外舊臣辭旨勤摯上疏辭仍請改建安東書院以
正一方士趨不報旋又擢崇政階判義禁府事知經

筵事差備局有司堂上除惠民署司圃署內醫院提調己未　溫陵復位敘勞進崇祿階司直閔亨洙疏陳時相李光佐凶逆狀承筵詢奏亨洙不可罪承嚴教已亨洙竟遠謫又數儒臣黜戍邊障伸救者多被斥黜而更無敢繼言遂疏請筵席妄言伸救亨洙之罪且斥政院臺閣乍有摧折便卽縮頸之失仍力辭遞戶判除判尹判義禁秋末特旨擢拜議政府右議政因冬雷上劄請對越祇畏懋修實德又請正朝廷肅宮禁恢言路嚴懲討理寃欝愼爵賞崇名節敦儉約恤民隱時壬寅被禍四大臣半伸而半猶在追奪

上劄請一體伸理翌日入侍陳達退又再劄申前說
答批示詑詑色出城乞免連遣史官承旨敦勉時諸
宗臣請上 慈殿尊號又有一微官亦疏請如宗臣
言而專美 上躬情態可惡乃上疏言宜體 慈聖
謙德待寶算周甲進號微官側媚之習宜加罪斥不
報庚申春特下教復兩大臣爵遂承命還朝仍請
伸壬寅誣獄夏三司合啓論泰耉鳳輝光佐等罪承
召問畧有所陳特教遞免判中樞府事退伏渼陰秋
因別諭疏陳所懷下嚴批將施重譴因大臣言還寢
辛酉遣史官別諭使之偕來承旨敦諭者又四而自

正月至七月連上十六疏未敢進會以嶺伯時儒生
違禁撤書院而未覺察坐罷無幾敘付西樞復命史
官偕來明年春有嚴敎進詣城外敦諭亦五而前後
十三疏力辭癸亥夏復別諭令史官偕入續下手札
遣承旨敦召詣江郊陳章又命承旨偕來詣闕登對
留五日退歸九月進宴以進第三爵賜鞍馬甲子春
御筆特授內醫院都提調連以侍藥勞三被鞍馬
之錫且命任一子首尾三載連章辭藥院者過三十
而未蒙遞丙寅 上候未寧方移直而聞親患添劇
留疏徑歸慰諭許遞復常後又賜鞍馬己巳丁內艱

遣承旨致吊令攸司致賻又以或致毀成疾遣中使
持饌物以勸辛未服闋入參封 世孫賀班勉留勤
至而不敢仰承壬申除 社稷署御營廳都提調癸
酉復除內局都提調和敬嬪議諡時命招不進 天
怒震疊命付處溫陽不終日收還八月因大提學趙
觀彬不製和敬嬪諡冊文旣親鞫而以事由賤臣又
特罷旋敘付西樞又除御營都提調冬追上 肅廟
徽號加進 東朝尊號而不敢徑入都城外陳短疏
不及啓而嚴教遽下罷職過一宵敘復如舊明年夏
差瀋陽問安使入朝值 肅廟諱辰命與金領府在

魯同召諭以　慈教謂　先朝舊臣在大官者只有金某俞某仍令饋以果食除奉常寺都提調冬復命旋退歸乙亥春上疏乞致仕不許入侍帳殿握手勸留而又未敢奉承冬　上因事激惱疑士類黨比使皆自列其後不復然之意自公卿以至曾任侍從者十數或六七聯名陳章紛紛如不及而以賤臣之獨未也嚴旨削黜過數旬宥敘繼以春間逆竪鼎衍凶書中舉賤臣退居事有嚴敎進城外胥命陳疏後入城仍留丙子除禁衛營都提調丁丑又除奉常寺都提調戊寅除司僕寺　宗廟署都提調扈衛大將秋

特拜領議政又除內醫院司饔院都提調時適國事
艱棘小大懍懍不敢固辭冬因雷異劄勉致中和之
道且請開言路以爲貽燕之圖明年春始呈告遞五
月 仁元王后祔廟禮成陳賀後登殿問候而退
上以纔有揀擇令將以正 中宮諸大臣俱先奏賀
語而賤臣獨否嚴敎削黜卽歸渼陰旋蒙恩敘差
中宮冊禮時正使入參事訖又賜鞍馬歸後再諭召
不敢進庚辰正月三上章引年請休而 小朝一向
靳許屬有以聞于 上者聖敎諭以上來陳請方可
許副遂進詣入侍備陳情懇卽蒙快許握手慰諭勉

以留京且賜手書辭旨隆渥仍又親臨正殿宣諭教
書賜饌于家示以惠養之意恩至渥也身事畢矣自
念性質愚昧膠滯未能隨俗俯仰辛丑以前士類携
貳動輒多疑而幸免於指目乙巳以後時勢日艱宦
意日索而親老家貧隨分苟度丁未戊申之間義理
晦塞亂逆肆横又有一種議論號蕩平穰穰熙熙成
一黨曰恥不欲濡足其中求退最切而不徒不能如
意時人必欲擸掇不置以致賓秩漸高及至卿宰多
喪位著之人　上亦意或可任拔置於具瞻之地未
及十月灼見其迷騃而退之以禮自庚申至癸亥恩

召相續奬之以重厚謹愼而始未敢遽進終雖不得已勉承然有朝賀起居則暫入而卽歸未敢少淹丙子以後遂乃遲徊輦轂之下戊寅重卜際時罔涯不敢不生死向前纔半年而醜拙百出　聖明益燭其不堪奉令承敎不待留引時月三單卽許褫鞶續被恩譴旋蒙宥釋而犬馬齒亦已滿矣筋骸弛廢神精耗敗不敢復爲供世計回思四十年前朝象時事如爭屢刼風氣唯願納祿就閑飾巾待符猥被特許臨殿宣麻恩曠今古榮動搢紳殘生餘日可無少恨只是出身以來四十七年　三朝洪造與天無極而了

無一分報效屏退以後二十餘年雖不免有事則進
而不敢自居以大臣未能進一言論一事辜恩負德
死有餘愧遺令銘旌神主勿書議政勿請諡勿立碑
且勿設莎臺曲墻用示自貶之意只以短石刻自述
墓銘又納此自識於塋域中以憑他日淵實之攷焉
辛巳仲春老夫自識

知守齋集卷之十一

知守齋集卷之十二目錄

墓表

瑞興府使俞公䄃墓表
僉知中樞府事李公松齊墓表
楊口縣監李公㽔墓表
綾州牧使贈吏曹參判沈公鳳輝墓表
判中樞府事莊武申公汝哲墓表
司憲府持平贈吏曹參判趙公正純墓表
吏曹判書李公箕鎭墓表
外祖考正言李公墓表

月城尉金公 漢藎 墓表
先妣墓表
開城留守趙公 榮福 墓表
章陵參奉洪君 濟猷 墓表
工曹佐郎李公 培 墓表
禮曹判書鄭公 亨益 墓表

知守齋集卷之十二

墓表

瑞興府使俞公墓表

高陽治西佛巖之原實我七世祖禮曹判書景安公府君大葬之地而府君之子諱稹及其配禹氏墓在於其左一麓始府君聘昌寧成氏生員聃命女擧四男公居第二字縝之景安旣遭逢 中廟位躋上卿公之弟肅敏公諱絳亦官至戶曹判書兩世相承蔚爲名臣公以景安爲父肅敏爲弟而又與肅敏同登嘉靖辛卯司馬是宜蜚英顯名以繼大家聲旣不偶

於主司而屈於蔭調則必歷試績用多可述矣兵燹之餘家乘蕩然今之所可徵者唯內而地部郎外則瑞興府使而已遂與卒歲與享年俱無得以考焉吁可惧也然而國朝盛時任人必於其材而六官之中地部最要且劇瑞又直孔道而號巖邑耳迺公之所踐歷者在是則公之才猷治理所向靡不宜者其猶足以覩於此歟禹氏出丹陽父允勤無育取肅敏次子涵子之進士贈贊成生六男至今七八世內外雲仍益蕃以顯殆難盡記此尤見公垂贏裕後之盛也墓舊無表後孫命楫彥哲謀諸宗將刻竪而使拓基

識之若先系之已載於景安公大碑者此不復著云

僉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表

慶州李氏以新羅侍中謁平爲始祖至益齋先生諱齊賢益大以顯　本朝左代言擔參議曉觀察使文煥冠冕赫舃公諱松齊字秀夫參奉希尹縣監艇宣傳官浩護軍義奎郎公之四世而外翁和順吳應祥也　肅宗己未公以明經登文科壬戌由成均館典籍爲同福縣監歳餘罷歸後又監慈仁藍浦二縣再爲參禮延曙二驛察訪雲峰則自延曙移除未赴而罷戊申以壽增秩通政拜僉知中樞府事癸丑四月

二十七日卒距其生戊子享年八十六以長子從勳
追贈亞卿兼帶如例某月葬于咸平君冠山巳向之
原公幼而端頴敏悟六七歲已遍誦曾氏史畧少微
通鑑與其配裴氏勤力耕織以養親參禮日沿牒至
京師被召見應對甚稱旨延曙時適荐饑單心賙賑
方伯御史皆上聞以褒之所莅民多有去後思及自
藍浦歸則猶未艾矣以護軍公篤老多疾不忍於遠
離從宦扶侍奉養者十餘歲及遭艱哀慕葬祭無所
憾喪除仍絕意求仕躬親農圃鄙事人或規之則曰
以舜之聖尚不免耕漁我本鄉里匹夫黍竊多矣又

其敢自逸哉嘗戒諸子曰貧者士之常富則菑必及之若輩戒之公平居未嘗有疾言遽色不喜飲酒搆茅屋數架樹之以竹扁以竹菴前配裵氏從贈礼公秩其考學生世澤先公沒而葬同原後配金氏考曰學生有禎亦同封而別葬男昌碩文科郡守次昌潤女李大榮妻裵氏出男昌垕女李泰林妻金氏出昌碩二男匡國衡國女適鄭彥徵昌潤二男徽國顯國二女適金百溫金鳳紀昌垕三男一女皆幼兩李婿亦有男女公又有側出男昌煒昌植內外孫曾摠三十餘人余未及見公而與昌碩相識已有年今手狀

以爲請貌甚慽義未可固辭輙記俾刻于阡表

楊口縣監李公墓表

我東故多甲乙族而文獻大家必先數德水李氏其先有司諫蓮軒公宜茂著名 宣陵世是生左相容齋公荇尤大顯歷三世至澤堂文靖公諱植畏齋文忠公諱端夏睡谷文敬公諱畬世主詞盟經術文章爲 列朝名臣文靖仲子曰寺正贈領議政諱紳夏公其季子也公諱簹字猗叔妣寧越辛氏敎官後元女公天姿甚高少受業於文忠文敬專意經傳餘事詞章亦爲兩公所賞許雅嗜書晚而彌篤嘗手寫庸

學論語常理誦不輟間爲詩閑澹諧暢多可詠始以親癠淹累歲不能力治功令家言旣孤露尤倦意進取多不赴試闈甲申始仕爲四山監役明年選移世子翊衛司侍直轉副率丁亥陞司僕寺主簿遷義禁府都事出爲楊口縣監居四年棄歸壬辰除義盈庫主簿不就是歲十一月三十日疾卒距其生辛丑壽纔五十二公家世敦行誼公又孝悌出天親有疾焦迫如不自克而入則愉婉容色時作嬰兒戲以悅之服勤左右事雖細且鄙必皆躬執久而不少懈持喪益致哀盡禮於文敬公一心悅服常曰仲氏吾師

也事事取法侍其疾如侍親疾與之隔水而居日往拜亹亹譚說古人書以爲至樂從宦京師於嫠姊乎共爨湛洽四載如一日推之婣族恤窮誨蒙尤惓惓也其仕也爲貧非雅意所屑而亦惟職思其憂淸簡寬平不求赫赫聲而嚴於束吏惠以字民峽俗蚩蚩公一先以風教奬秀民禮高年有再血指療父病而宴未字者爲備裝而擇婿之親戚爭訟先治其家長邑有白土歲貢燔甆爲鉅獘公旣屢言於按使而聞于朝所司格不許則公沿牒赴闕白其狀遂得減半民以賴蘇歲歉勤於賙賑流逋多還集一切治理著

闔按使舉以應州牧薦而公則意泊如也公性峻潔
少不能容人過議政公戒之乃一變爲寛和平居不
苟修邊幅而循循雅飭不以外物經心終日無惰容
倉卒亦不動聲氣常閱文靖公遺集造次不離身取
集中箴戒語揭之以觀省公初聘原城元氏右尹萬
春女與公同年生仁厚柔順尤恥作世俗修靡習議
政公亟稱之乙亥六月四日卒舉二男長箕鎭以議
政公命爲公伯氏府使公後曾任吏曹判書兩舘提
學次奎鎭郡守女壻尹益東縣令繼配朔寧崔氏佐
郎容之女二男翼鎭判官星鎭二女壻朴師存金相

麟郡守三男潫潚涑判官男潭進士季房男澍判書取從姪潢爲子卽文敬孫也內外孫曾男女廿餘人嗚呼以公通才高識經學詞華士友之所期許顧何如而乃局于蔭塗終未克光承先武展布其一二以爲世道重寧不貽識者深恨哉然而觀乎公內行之淳備與夫設敎於峽邑卽所謂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者是已唯公家學傳述之美又孰大於此乎公墓在砥平木谷議政公兆次坐甲原元令人祔其左距白鶴谷澤堂公墓五里而近公之仕金吾吾先子與爲僚契好甚摯相過從源源拓基亦嘗從隅坐屢

仰公風儀頎然白晳美鬚髯器度端遠任眞藹然至
今未敢忘判書昆弟謂拓基有伍聲好託以表阡之
文唯固陋是懼義何敢辭系曰
處家而篤天倫宰邑而牖氓俗是方稱善學睡翁適
追先躅又奚必外至爲貴朱其芾而丹其轂子姓之
多且賢兮爲善者可以勗罩如之丘其人如玉刻此
貞石而後之告

綾州牧使贈吏曹參判沈公墓表

公諱鳳輝字汝翔青松沈氏自高麗衛尉丞洪孚始
著于譜入我　朝開國元勳定安公德符國舅安孝

公溫翊戴佐理功臣恭肅公澮三世繼登台輔恭肅孫舍人順門曾孫修撰達源俱以名節稱又二世有諱諿禮曹判書孝簡公生諱東龜弘文舘應教生諱攸弘文舘副提學生諱漢柱高陽郡守是爲公高曾祖考妣慶州李氏郡守壽翼女公幼而粹潔聦慧長益清脩甚爲副學公所愛重甫勝冠病胃疾沉淹床第者十餘歲遂絕意科塲靜居攝養已丑始仕爲四山監役官翌年以親意黽勉成進士內則掌苑署别提內贍寺主簿工曹佐郎正郎漢城府判官戶曹正郎宣惠廳郎廳掌樂院僉正外則文化縣令高城郡

守青松府使綾州牧使卽公所踐歷也公雖局於一
第未克大施于世而在所必盡職掌苑主 御供果
實中人出片紙索進惟意而無敢何公言于提擧奏
禀定制爲惠郞適歲稔公謂穀賤而又散之何以備
水旱遂請於堂上儲米甚多無幾果大歉乃賴以濟
其宰邑也一以淸淨謹愼不求赫赫聲而自多有利
澤之及下者文化時値饑荒單心賙賑民無捐瘠觀
察使褎聞于朝高城僻居海山間俗椎而氓疲公蠲
海稅寬僧役一意撫摩綾州稅米遠輸又有宮庄俱
爲民巨弊公屢牒而力言之俱得釐革二邑人俱刻

石鑄銅以寓去後思公孝友甚篤事親誠敬備至母
夫人晩多疾公左右服勤躬親扶護久而愈不懈壬
辰甲午連丁內外艱執禮哀毀又不以病羸少弛妹
家禍故漂泊公取孤寡置江墅撫視周恤十年如一
日遠祖親盡當祧而長房窮鰥不自保公謀諸宗人
權奉于家而祭時輒盡誠備物邀長房而俾主之及
長房死而祧主將埋則公涕淚汍瀾悲不自勝青松
有始祖墓公捐俸鳩工石儀祭器皆一新之遇族婣
濟窮困無間疎戚家居不問產業所莅多饒腴而田
園無所增性恬雅簡靜接人刊畦畛色笑可親而又

不喜闒語諧謔非公事未嘗迹熱門視世之忮求夸毗者不翅若浼其於聲色貨利泊如也嗚呼以公之志之行乃少嬰疾疢晩屈蔭塗不能早揚王庭盡見其蘊抱知公者莫不惜之最公平生不言人過惡曰世人不能自脩而好議人長短吾實病之長子登第則公輒諄諄擧先法爲戒曰爾其勉之毋墜家聲不義而取卿相非吾願也噫味公數語可見公所存非衆人幾及而有足以垂範後承誠亦賢矣哉公以顯宗丙午生壽六十九而卒于甲寅十一月十九日配豐山洪氏參議柱國女至行淑德六親稱女士生

先公一年沒先公十五年合窆于衿川治東屹里項
坐寅之原三男長聖希參判次賢希早夭季士希奉
事二女壻留守韓顯謩士人洪啓億側室男德希參
判長男公獻進士亦早夭次公猷爲次房後三女壻
侍直宋文欽士人李善海金晉柱奉事有男女並幼
內外孫曾摠若干人以參判貴推恩贈公吏曹參判
洪夫人從贈如例系曰
在唐有柳直淸在宋有呂原明壹皆以急名宦點檢
他人戒子弟訓後生嗟乎觀於公勉飭家庭其亦深
得乎斯義之丁寧法語義方疇或改評治理循良較

玆爲輕有欲知公請考是銘

判中樞府事莊武申公墓表

肅廟在宥久道化成元臣碩輔磊落相望至若任國家心膂之寄佩一代安危之重三十年屹然干城爲上下所倚信歷險履變而身與名俱全人到于今不能忘者其惟故判中樞府事兼兵曹判書莊武申公乎始 孝廟薪膽奮義鼙鼓興思令選勳戚家子弟勸武公於是以諸生應命 顯廟乙巳由宣傳官登武科歷職內外三歲而爲忠清道水軍節度使又四年而擢三道統制使先是 上詢誰可將李貞翼浣

首擧公以對癸丑遂拜御營大將 肅廟丁巳特除
漢城府判尹庚申授摠戎使明年又由御將遷訓鍊
大將累敍勞至崇祿階已巳始解將符時凶黨秉國
出之爲統制使瓜歸甫數月又出之爲咸鏡北道兵
馬節度使秩滿遞付司直闔門養威殆半年甲戌更
化屛黜凶黨夜半特召公復授訓鍊大將仍兼判義
禁府事進輔國階行判中樞府事班視三事丙子拜
兵曹判書秋復拜訓將辛巳二月十九日卒于位春
秋六十八盖於朝局更易之際將兵之臣尠不受敗
唯公持已簡而貞非公事未嘗詣大臣不妄通賓客

不事詗察雖以凶黨之深忌公只遠斥于南北邊徼五六年中使不得暫安於朝而已終不能以一毫加公也甲戌國賊希載以謀害　坤聖當誅柄相謂是春宮私戚不可刑一人倡之衆口靡然曰此深長慮也公獨屢奏其決不可貸力爭不已苟非天賦剛方見義明白不怵於後禍其何以毅然執正議不少撓乎丙子春巳巳凶孽與希載家謀自蠱希載父塚乃誣公侍奴所爲㗖男子姜姓者上書告機括巧密公奴被鞫死公席藁胥命　上屢慰諭已而凶孽事覺咸伏法　上復授公將任諭之以世篤忠勤爲國

倚仗凶徒必欲甘心豈不絕痛乎知卿忠卿知乎心其勿復辭方禍機不測人皆爲公惴惴倘使公常日忠信謹飭上不能素孚於吾　君下不能見服於國人則難乎免矣嗚呼由玆數者而觀之公之一身之屈伸進退與國勢世道相參者又何如也公諱汝哲字季明平山人高麗壯節公崇謙之後八道都巡邊使諱砬之曾孫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忠翼公諱景禎之孫考諱垓敦寧府都正出爲忠翼弟東城君諱景禋後公配坡平尹氏郡守弼殷女合窆于楊州忘憂里先兆男瓛僉正女婿判書金演側室男璿生員女

歸李評僉正男光夏武科參判參判二男長暐季旼亦武科承旨公之居家內行之懿奉公馭衆之績與夫設施建白之可爲後程者具載史官且有桓楹之銘幽堂之誌茲不復贅只撮其大而書之于墓石之背俾後人知公之卓乎不可及者於是焉在爾

司憲府持平贈吏曹參判趙公墓表

聖上三年丁未國有慶設大科取士及揭曉頗得人趙公正純即其一也先是公登庚寅司馬自 寢郎歷典設別檢司僕主簿再爲義禁都事除龍潭縣令益山郡守治懋束猾蘇瘼課儒賙饑按使繡衣連有

褒奏輒蒙恩錫暨釋褐由禮曹正郎入憲府爲持平日詣臺同諸僚申討復大論間登筵請益力上五條疏陳君德時務幾萬言未幾時事大變公亦罷歸漣川之石谷先墓下明年春逆亂起奔問入都敘拜弼善侍 胄筵勸講甚切 上喜曰春宮近日勤學弼善力也公又疏陳輔翼之道仍進從曾祖竹陰公所著童學初讀除泮職外邑俱辭秋復爲持平乃上章極論李光佐罪惡嚴旨特竄絶島旣過海有言者移金堤已酉蒙宥歸石谷搆一亭扁以霜水以寓返本之義壬子四月二十六日疾卒于亭享年五十七葬

于厤田鵲川里枕子原公字誠之高麗嘉林伯天赫之後曾祖院正諱希進以承旨諱瑗子出後族父贈左通禮諱璘祖郡守諱時馨考府使諱顯期承旨公以下四世亦皆有貤爵外祖判書忠肅金公佐明公初配公州李氏佐郎公榦女先卒葬祔公有一男明鼎再中文科方爲觀察使以其貴贈公吏曹參判配從贈貞夫人三女婿李瀞縣監宋應相閔覺洙參奉繼配德水李氏同中樞墣女亦封貞夫人有一女適李潚側室二男明需明師二女俱適人公姿質宏毅性度和易敦孝友丁憂以善喪稱兄子嘗遘癘公躬

救護不爲避撫視諸姪甥恩義兩至尤於疾病患難極其力之所及多人所難能者居官則設施規模周詳綜密可以行之久遠晚入言地屢進讜議及後巨猾鴟張人莫敢指而公獨奮發不顧忘身盡言其力量風節古直臣不過也惜乎以公之氣槩材猷使得年位其所作爲必有以耀當時而垂後來顧乃一斥不復含用即世君子以爲恨然而觀察君早歲策名爲時所需其進方未已公之未了之志業庶乎其有終斯足以驗天道焉謹撮其槩書于墓石之背以諗夫來者

吏曹判書李公墓表

公諱箕鎭字君範牧谷其號也德水李氏自麗及我
朝冠冕赫舃至左相諱荇號容齋益大顯歷三世
諱植號澤堂吏曹判書謚文靖於公爲曾祖祖諱紳
夏禮賓寺正長男諱蕃三陟府使聘潘南朴氏無嗣
季男諱簹楊口縣監聘原城元氏首生公以寺正公
命出爲長房後公自幼嶷然智識異凡兒十七游權
遂菴門下遂菴亟稱爲可仗丁酉連中進士文科即
薦翰苑居數歲選入玉堂求外出監延豐縣未幾內
遷時今 上新陞儲位公請招延巖穴士輔導元良

擇內侍輩愿謹寡言者俄而士禍作公亦被屏黜乙
巳更化還舊踐屢請討國賊昭　聖誣筵對封章硆
硆不置擢承旨乞養爲春川府使無何以史局堂上
召復拜副學勸　上勿徒惡朋黨先就義理極處明
其所當然以自底於蕩平又請禁侈奢宜自宮禁始
移拜吏議請申明守令薦法令京外別薦堪爲州牧
者丁未陞江華留守已而一番人復進用公亦坐罷
戊申逆變奔問入都亂已即還連辭除命庚戌拜開
城留守請置鎭礪峴以重關防丁朴夫人憂服闋拜
咸鏡觀察使行鄕射養老禮丙辰除慶尙觀察使固

辭遞補洪州牧使戊午再授嶺藩未朞而遞冬擢刑
曹判書疏請懋 聖學崇儒術恢言路恤民隱慎刑
賞明是非廷議將上 尊號公引義不參疏請堅持
謙德以本生繼妣崔夫人年高丐一邑爲養特許除
利川府使旋因大臣請留寢前命賜食物辛酉拜京
畿觀察使因事罷旋擢判義禁癸亥春除吏曹判書
公在鄉五疏三狀必免乃已秋又拜吏判冬以臺臣
言私廟事 天怒大震威罰轉加公疏請還寢明年
春被僚席侵詆公投疏徑歸大臣筵白兩出之公又
特補洪州實非公有失也夏召以 世子賓客秋復

拜畿伯乙丑 上激惱於學儒疏以儒生父不卽待
命將親鞫公時長金吾深夜承召詣闕外急具疏力
爭嚴教削職丙寅除平安觀察使時有西警特召慰
諭宣醞賜食 御筆書賜六條以飭之屬邑守有恃
私恩而無善狀者卽黜之戊辰改模 肅廟御眞
上以公 先朝舊臣命入瞻又書賜 御製詩諭勉
特隆時 上奉 御幀詣眞殿一日再大享又五日
再 幸毓祥廟適連有虹雹異公引彤日豐昵之戒
上疏規諫反復切至累百言下教嚴責却不報明年
差燕价引疾未行秋入枚卜將講定惠廳條例促召

公辭不至仍陳敬事而信之義請以實心行實政後又因災異實封申戒除守禦使力辭將行均役法公復上言宜以節用抑損爲務先從宮掖深嚴大加剋削宦妾軍隸凡係耗費一切刊落如舊典時以廣州留守兼守禦使復授公嚴旨促之任旣至刱西將臺層樓扁以無忘倉墩器械噲然一新報瓜直還鄉前後屢乞休致不許甲戌以　肅廟朝侍從進崇祿夏遭崔夫人喪致哀如少時明年六月就砥平先墓下日必展墓哭哭必盡哀竟以是示憊二十七日卒于丙舍壽六十九葬于石谷府使公兆內負甲之原夫

人密陽朴氏判書權之女執婦道甚謹理梱嚴而御
下惠先沒祔公墓左舉一女無男取從兄子瀇爲嗣
女適俞彥銖都事瀇一男澤模俞一男二女女適沈
豐之餘幼庶男灌有二女皆適人噫公之敦孝至行
固已爭於一世歷事　三朝一節忠愼不樹私黨不
喜權要殫誠盡職不以爲勞七典藩都三經州府而
田僮一無所增被服不改寒素丁未以後三十年間
自以不得其言經幄風憲一切辭遜雖時時低徊冗
漫或黽勉藩府而未嘗爲久淹也惟其忠愛一念移
自孝思惓惓於君違國憂食息不能已臨事必言不

避觸忤諫受號論均役數章固據義引經人所難及
若金吾時及虹雹後兩疏當世之所縮頸而吐舌者
公則矢口極論雖被譴何而亦不顧也自近歲朝論
號蕩平獶獶棼棼莫可捄正而公唯獨立不倚卒保
晩節超然作一代完人蔚爲士類所仰世方望其進
登鼎席匡濟時艱而公遽病矣盖公偉貌脩幹望之
儼然有威而中實寬和詳密然又確有執守苟其義
也無少撓奪老猶沉潛經傳又濟之以澤堂公家學
行已處世一以是爲準其文章晩益工敏懇到賞鑑
家皆擬以提衡詞壇以承傳家衣鉢而竟不及公議

咸惜之然亦何足重輕公哉惟是孝於家忠於國難進而易退去就以義直當求諸古人而非今世之所易覯也嗚呼歎矣公今亡矣國其奚賴余於公後先立朝託交四十年重以潘楊之誼閱歷百變情好罙篤心期兩相莫逆知公之深自謂莫余若也白首後死踽踽斯世將誰與歸聊書此俾揭之阡上噫後之人尚有以識公之一二而過而式之者其在斯歟

外祖考正言李公墓表

公諱斗岳字季瞻龍仁李氏始祖高麗太師諱吉卷自是簪組蟬連我　朝開城留後諱士渭都觀察使

諱伯持尤顯高祖諱藎忠兵曹正郎贈直提學曾祖諱啓仁成均生員贈左承旨祖諱士慶大司諫考諱後山開城留守俱贈吏曹判書妣豐山金氏判書諱壽賢女公幼有氣度文藝早成十七發解高等　顯宗已酉中進士游太學士友推焉辛酉除　孝陵參奉壬戌魁泮製賜第癸亥分隸槐院甲子敍　國葬監造勞陞典籍歷禮曹兵曹佐郎兼帶春秋再爲司憲府持平有右史拘私懇違館規近臣緩父病致衆議蔭官常調而拜正職冗流趨附而處郎署者皆論正之上疏累千言首以灾荒連歲民困日甚請講損

上益下之政移享明善明惠兩公主於壽進宮而以其房財穀與各衙門屯田之利入私門者並委之賑廳以補賙救次請擇守令嚴殿最精薦舉明勸懲且論時象乖離國事日非言路杜塞用捨偏係又以君心朝廷之表申戒以正本源批以憂國進言寻當體念無隱之誠寻用嘉尙議處事下廟堂用捨事飭銓曹唯兩公主移享以 先朝遺意不許時言路久閼而公新進一疏特蒙優答人謂公誠懇所感云乙丑由直講拜司諫院正言論一時宰非法事見忤於時尋坐微事罷差備局郞力求外丙寅春除平康縣監

到任未幾疾作不能視事遂罷歸經歲沉淹丁卯七月十一日卒享年四十四訃聞別致賻公姿貌豐碩性度寬裕忠實和易無表襮孝友根天兒時受父母捷責即嬉笑如常每事必禀而行侍疾刺股進血居喪內外不見面與兩兄孤露後不忍分離累歲同居待族戚故舊多人所難及事君常以不欺無隱爲心其接人悃愊款曲論事是非人善惡確然有不可奪者素業窮空無一畝宅甔石儲而夷然不以爲意酒戶頗寬而滿量則止不喜交游馳逐夙興盥櫛終日對卷尤喜論語綱目晚又着力於朱書其爲文明白

暢達噫以公之偉器廣度發軔淸時宜公宜卿誰之
不如而唯其遇事必言未有顧藉爲世所擠曾未得
少有展施而天又閼之以年寧不爲知公者所深慨
哉配淑人全義李氏其考右議政忠貞公諱尙眞淑
人持身處義動遵禮法孝于父母舅姑敬于君子親
于娣姒妯娌睦于宗黨恩于婢僕徽範懿行古所謂
女士不過也已丑二月二十四日卒壽六十八公始
葬衿川淑人之喪遷而合窆于楊州先塋丙午又遷
于公州木洞面申向之原淑人祔左舉一男二女男
世德文科應敎女長適牧使贈領議政兪命岳郞吾

先君次適縣監申采華應教無男取族弟子宜業爲後前任監役只有庶女嫁同知韓命運有一女宜業又無子子其弟之子普恭進士二女適士人俞㢝柱鄭桂議政一男拓基有四男四女一女適尹得謙有一女及繼子縣監一男悄有二男一女應教公嘗營樹碣埋誌而未及焉吾先妣平居以爲至恨不肖謹掇公事行履歷記于石背以成吾母之志云

月城尉金公墓表

公諱漢藎字幼輔十三簡儀賓尙今 上第二女和順翁主封月城尉階自順義大夫屢因慶覃恩歷陞

至綏祿班齊三事嘗兼五衞都摠府副摠管都摠管
濟用監提調公長身朗眸符彩襲人自幼英發敏悟
旣就傅不煩課督文義日就及舘于貳室則一切兢
畏謙卑身不衣紬帛行不乘軺轎居處鞍馬不異寒
士終日屛人客斷造請掩門自守嚴束隷屬絶毋敢
高聲街路侵及市廛事父母愛敬俱至志物咸備母
夫人嬰疾在床而公養之殫誠秤水甘旨久而不懈
守制于宗家所居湫陋而不少變祭奠非甚病必參
春秋必省墓行李蕭然所過民人至今稱頌聞公喪
或有流涕者　上臨幸主第令私覿而以方憂服力

辭値忌日先期澡潔攝大小邦祭亦如之仲氏蚤世而其子弱教誨眷愛無間已出叔氏未仕且貧月必繼粟凡有所需靡不曲副推以及於恤外家眷族媦吉凶之助不遺疎賤平居無所好唯書未嘗去手間與會心人語揚扢今古剖判利義亹亹乎如河決泉湧或聞民憂政疵愾然傷嘆若恫瘝之在已也嘗屢應製進詩且媚於八法屢書哀謚冊文篆印寶 陵表春塘與澤宮試射反矢亦多前後賞賚頻繁其在朝班垂紳端笏肩背竦直見者肅然當公在疚日上聞年少儀賓嬉笑聲誡之曰使月城在者爾輩豈

如是耶其見重於上下如此噫以公地處其不囿於
貴富已難矣況其文藻之彪炳才猷之敏達使之由
甲乙平進則優可以羽儀朝右訏謨槐棘而局於邦
制終不克施展一二天又閼其壽噫其惜哉公之先
出新羅宗姓仍籍于慶州以高麗太師仁琯爲鼻祖
麗末有諱子粹號桑村我　朝徵以刑判不就立慬
自麗至今冠冕相承高祖諱弘郁黃海觀察使以直
言褒贈冢宰謚文貞曾祖諱世珍金井察訪贈左贊
成祖諱斗星成均生員贈領議政考諱典慶領議政
致仕歷事　三朝有古大臣風妣昌原黃氏平市令

夏英女秋浦文敏公愼之玄孫也公以戊寅正月四日疾卒臨終顧語後事甚治無怛化色請以伯兄之子頤柱爲後令旁人齊手斂足翛然而逝享年三十九翁主婉嫕貞淑性不喜金珠侈麗　上親授小學列女傳通大義甫九歲遭　孝章世子喪慟之若成人雖粥飲　上未之御則不肯進其孝友篤至自幼已如此及出閤不挾尊貴一事毋敢自專至誠事舅姑靡不用極公嘗怒一侍婢將加以重刑主乃下階進諫貌恭而言和公之疾且革主告以當下從既屬纊却水漿不近口　上親臨慰諭又降　御札懇勸

而終不回涕泣對曰臣旣許身於人不能終孝於
殿下矣謂頤柱曰昔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毁傷古所謂烈女者多自戕吾甚恥之吾當自盡兩
全節孝而已如是者積十四日竟以是月十七日皐
復壽亦與公同三月同啓菆官司備物合窆于禮山
烏石山議政公塋右枕庚之原公及主之喪　上俱
卽臨哭親製文屢賜祭特謚貞孝大臣禮官以主之
節行亘古所罕合辭請施棹楔　上不許返虞日又
躬臨賜祭親書誠淺莫回嘉爾隨貞八字刻揭靈筵
又　御書墓表大字以賁之恩榮曠前可以輝暎泉

塗嗚呼閭巷匹婦或一時倉卒感慨引決者有之而亦不易多覯也況以王姬之貴秉志貞固如金石從容就義歷選千古未之聞焉噫斯可見我　聖上家法之正禮教之懿而公之平素所以儀刑者從可知矣呼其盛矣頤柱方爲奉事有三男長魯永餘並幼公有側出二女長適南原尹周欽一未行不佞於公亦嘗以公故一再覯每懷公雅趣清儀不敢忘今公嗣子求不佞識墓不可以不文辭謹輙記之俾刻于石陰

先妣墓表 追刻于先君墓表後

夫人高麗太師吉卷之後曾祖諱士慶大司諫祖諱
後山留守俱贈判書夫人十六歸于我先君不及舅
姑家事旁落而黽勉有無凡所以奉先君者未或後
時先君仕而涖四邑常一意兢愼唯恐浼先君廉政
及拓基官漸高惕然憂懼每勉之以務忠厚戒黨比
恤戚故愼刑罰崇儉約也拓基冥升至相職屢贈先
君至領議政夫人受貞敬誥　上以夫人年高再賚
食物衣資聞有疾頒珍劑者四夫人每受賜感涕曰
聖恩至此何以仰報已巳二月二十九日棄世壽
八十二　上遣承旨致吊攸司致賻差官護轜行給

擔軍發丁造墓四月祔于先君墓左夫人慈仁善恕
明達周慎理梱嚴有法謹於祭祀至篤老靡懈親戚
不能舉婚喪則盡力捄濟每令子孫讀小學曰傲慢
非僻皆由不讀此出也嗚呼夫人德懿之盛雖古哲
媛不之過也彥欽參奉彥鉉府使又二男彥鈐通德
郞彥銖縣監洪益彬郡守洪欽輔縣監又二女適學
生徐命顯正言尹著東一夭尹得謙繼男台東彥欽
繼男漢容彥鉉男漢容出繼二女適人彥鈐繼男漢
寧彥銖二女適人一男幼餘不盡錄

開城留守趙公墓表

聖上三年丁未七月朝廷有大進退開城留守趙公諱榮福四上章極論且言今之所謂大臣卽向日公議合啓討罪者臣之意見與請討諸臣無異今豈可同朝周旋嚴旨削黜公遂退寓于忠州村舍扁以二知若將終身焉明年春逆亂大起公間關奔問敘拜漢城府右尹公欲俟亂稍平告歸草疏累百言陳戒切至未及上而以其四月二十三日疾卒享年五十七 上下教致悼一時搢紳大夫士知公者莫不爲之慟惜公字錫五乙酉司馬戊子始仕典設司別檢轉義禁府都事典牲署主簿戶曹佐郎司僕寺判官

甲午由醴泉郡守擢增廣文科歷司憲府持平掌令
司諫院正言獻納侍講院弼善司僕寺正間爲寧海
府使以御史廉問湖南丁酉除東萊府使擢通政階
歸歷兵曹參知參議刑曹工曹參議入銀臺爲承旨
最多以副使赴燕拜忠清道觀察使大司諫辛丑凶
黨得志公亦被削黜癸卯竄善山移永春乙巳改紀
蒙宥又徧歷舊踐拜慶尙道觀察使丙午以冊 妃
時承旨例陞嘉善階爲戶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都
摠府副摠管由都承旨拜開城府留守公內行甚篤
事親奉先極其誠友愛惇睦實多人所不可及者聰

穎夙詣詞藝屈曹偶又游於農巖金先生之門見推
士友處臺閣糾貪吏不少饒諫 王子飭第侈靡雖
忤旨不顧尤嚴於邪正之辨事關斯文是非必力言
之又請禁尹宣擧先正之稱 上亦奬以明快在政
院隨事違覆多所裨益建 儲日同公卿入侍贊成
大策公素有政事才地部太僕已綽然成效任郡府
尤著治績東萊時倭人要信使而所請有違例者公
狀聞而力爭之 上亦亟稱其是而及公遞則倭竟
如其請爲嶺伯値大饑殫心賙恤民無捐瘠一道頌
其惠多刻石而追思焉公之先咸安人鼻祖鼎新羅

元尹我　朝有諱旅號漁溪以節義著其孫諱舜吏
曹參判於公爲七世高祖諱毅道主簿曾祖諱鎰署
令俱贈參判祖諱逢源同知中樞考諱楷郡守亦贈
參判外祖參奉晉州姜游公元配咸陽呂氏副正必
寬女一男重行早夭一女適府使洪銓輔繼配迎日
鄭氏參奉纘憲女三男長重晦文科大司成有三男
長景鎭爲重行後次秉鎭夭次幼二女適洪樂彬李
集培次秀而殤次重賚出後叔父有二男二女俱幼
一女適府尹李最中側出男重岱女爲府使安世泰
妾洪銓輔三男在漢配漢俱都事采漢女適沈鑰李

最中女適洪相顯男幼公墓在陽智鳳臨山先兆甲
向之原兩夫人封贈俱視公俱祔公墓噫公之行義
旣出人而晩而立朝惓惓於扶善類補君違至若材
識之敏達周通足兼數器求之當世鮮有及之者顧
朝廷旣用公不盡而天亦闕其壽實亦時運攸係寧
不爲識者深恨哉拓基幼而居同閈以父友事公長
又猥隨公同榜已復代公叨嶺伯仰公而服公者最
久且深謹撮其事行之大者書于墓石之背以諗于
後云爾

章陵參奉洪君墓表

洪君仲經長余二歲甫勝冠始相識君爲人溫雅而端重仁恕而簡靜疎眉朗眸如玉樹臨風秀出輩流中雖塲屋紛囂衆多刼刼而獨動止安閒步履舒緩爲文章自先秦以下以至昌黎老蘇靡不咀其英而探其髓遒逸奇俊取法旣古詩又淸深有氣力先輩諸公交口稱賞名譽藹蔚伏一世世咸稱朝暮一第不足以限君必將高視詞壇大振厥聲丁酉以經義中生員試一等人又恨其不爲壯元也旣而丁內艱過毁以致疾辛丑除　章陵參奉病不就竟以其七月二十四日沒得年僅三十三始厝豐德庚辰遷窆

于廣州斗尺里某向原君諱濟猷字仲經其先南陽人自麗至我
朝名公聞人史不絶書爲世甲族高祖諱命耇以平安道觀察使殉節于虜難特謚忠烈曾祖諱重普右議政謚忠翼祖諱得禹江原道觀察使考諱致中領議政謚忠簡妣慶州李氏考通德郎寅烒祖吏曹判書慶徽而左議政閔文忠公鼎重其外祖也配恩津宋氏牧使炳翼女同春先生之曾孫德儀俱備六親咸稱生與之同年壽七十二而卒葬祔左擧二男長益彬僉正次益弼判官僉正三男長相胤秀而夭有男元燮次相纘有二男一女俱幼季

相憲進士三女婿閔弘烈徐簡修趙鎭寬俱進士閔徐兩妻夭無後趙妻有一男君天資沉遠近道未成童觀察公授以栗谷擊蒙要訣則讀而悅之曰古文非空言旣讀之則宜行之遂棄童習而學爲儒者事言動一如古訓同學諸兒羣笑而不顧也祖母金夫人反憂其過自拘束勸俟其稍長也自兒時已能敬畏長者未或一事違咈長而孝友出人表裏粹然一見可知其金玉君子性素高潔不妄與人交狗馬聲色絕不以在意鄙俗不出於口傲慢不設於身見人之趍勢與殖貨者殆欲唾其面喜施與有以急告雖

素昧無所靳常痛黨議病國語罕及朝政得失亦以是誠親友而至斯文是非持論最嚴與人爭辨或至動聲色曰士論所在不可苟也所著詩文散逸不收只數十篇附印於耐齋集行于世耐齋卽君從祖兄泰猷自號而君之所從學深相得者也李陶菴縡聞君訃語人曰斯人也資質之美文學之富得有其年成就立揚則於國家豈少益哉斯不惟其家之不幸實亦世道之不幸也噫其言盡之矣嗚呼天奚爲而予之而又奚爲而嗇之也無亦世運日下氣淸者數誠局而天之與奪亦不得自由而然歟豈其不食而

歸贏者將在於後乎姑書于墓石以俟之爾

工曹佐郎李公墓表

公諱培字士厚德水李氏高麗中郎將敦守之後自是纍有達官我 朝工曹參議揚知敦寧府事康平公明晨靖國功臣海豐君菡又最顯曾祖諱景顏司諫院正言祖諱稑贈戸曹參判德昌君考諱喜寅承興府使妣安東權氏其考埠公文藝夙就屢發解不利南省庚午始中司馬辛巳除 昌陵參奉序遷內贍寺奉事繕工監直長尚衣院別提移義禁府都事因事遞除長興庫主簿由工曹佐郎戊子爲木川縣

監明年以疾遞歸廣州大旺里舊廬又明年五月十一日遂卒春秋六十二葬于廬後楸峴庚坐原實府使公墓左麓也配河東鄭氏從仕郎振河之女先沒而祔公墓擧二男二女男長德恒平市署令次德普出爲從叔父後女長適任思運次適洪熙世長房一男灌勉學飭行負望士友間四女婿尹宗厚金玉相洪樂人金致澤次房無男取族子濬爲子一女婿申光璧任婿二女長適洪龜徵次適正言金樂曾公貌豐而美髭髯性寬厚眞率接人以誠無表襮見者咸歸以長者聞一善喜形于色見不善必嚴責之不少

饒儕友甚憚之雖相善亦不敢以狎進也不喜交游
雖親戚貴顯則不及其門唯同里宗族日來會湛樂
以爲常平居書卷不離手訓誨一家子弟如已子而
貧者率育勤勸課不懈平生不近聲色不事產業澹
於財利不樂華靡所居不蔽風雨而亦適然也居官
一唯以節省爲先方疾甚家人以無一衣爲憂則呵
之曰吾家淸貧有自來矣吾今在官而可使辦歛具
乎顧其子曰汝亦後雖仕愼勿墜先風也又常言吾
隨吾先君在永興時請造一小籠以藏所攜書而不
見許今吾何敢忘也嗚呼觀公所以承訓而禔躬理

家而誠子者其直諒廉簡實今世所罕有而非人人可幾及苟得早顯于時則世道庶有賴而始阨於科第晚困於郎僚僅僅一小試斗邑未朞月而止噫斯豈亦命也歟謹畧識之于墓石之背以諗後人云

禮曹判書鄭公墓表

景廟壬寅逆臣一鏡方鴟張用事請爲罪張建號立祠相錫恒以下一辭惟恐後士論咸憤慨搤腕而又無敢言之者鄭公諱亨益時以前承旨屏野卽奮然上章言 殿下卽阼踰年而未敢議此事者誠以先朝處分嚴截義之所在情有所掩也 仙寢未撤

玉音如聞而今之臣子亦　先王臣子徒欲阿諛
於　殿下獨不嚴憚於　先王乎一鏡何足言受
先王恩遇爲　殿下大臣者從而和附他日地下將
何辭對　先王乎聞者皆吐舌而壯之公竟坐是竄
金海公字時偕系出東萊遠祖文翼公光弼德業爲
國朝名相其後林塘公惟吉水竹公昌衍繼相門
戶如漢之袁楊水竹生諱廣敬吏曹參判即公高祖
曾祖諱至和察訪贈參議祖諱載厚牧使贈參判考
諱濟先持平贈判書外祖判官李公尙淵公丁卯進
士游黌庠見推士友嘗倡率諸生請以明亡之歲報

祀　神宗優批嘉納丙戌除齋郎選移洗馬歷宗簿主簿工戶二曹郎金溝縣令已亥由金堤郡守擢文科壯元進通政階拜東萊府使入爲諸曹叅議承旨上疏　景廟請亟謁　山陵今　上初元起謫中拜判決事承旨改大司諫疏論天德王道嚴宮闈輔儲嗣所剌劾不饒知舊不憚貴顯俄由大司成特擢大司憲以示獎間兼槐院備局以都承旨敘勞進嘉義差副使赴燕丁未除關西伯未及赴而壬寅餘黨復進用公亦坐罷及被時輩誣劾將遠竄旋察其誣而寢前命久之始敘出按畿輔移關北癸丑以滿七耋

嗣子曾任侍從推恩進資憲除知中樞入耆社歷刑
曹禮曹判書判尹左右參贊伴送虜使于灣上歸以
知義禁赴鞫坐添疾丁巳二月三日卒訃聞　上驚
悼賵賻出例又以嗣子從勳贈左贊成葬于果川先
兆坐未之原兩夫人祔焉前配南陽洪氏府使九敍
女擧四女適庶尹俞斗基左尹金濰參贊俞㝡基郡
守金漢明繼配安東金氏通德郞相器女有一男弘
祥修撰言事遠謫先公沒一女適大司成權導側出
男曰晦三女歸李遠之俞慄中金錫祿修撰男存中
縣令女婿李禾縣監庶尹繼男彥人二女婿洪昌漢

觀察使李益輔判書左尹男柱星縣監三女婿曰師孝李薰普俱進士李國孝參贊三女婿金漢泰李春彬佐郎洪在漢都事郡守三女婿朴道源承旨申景雍趙重賚大成男揎三女婿洪采漢沈念祖進士金斗七內外曾玄摠若干人公事親盡其誠少已能幹蠱推以撫弟妹訓子女俱可法性伉厲剛毅居官未嘗受人私見人不可意面斥不之顧旣登朝不以衰晩自沮凡於討復激揚之義奮發抗言雖上下所厭聞無𩔰避　上亦察其執守始或咈意而屢褒以勁直至引唐韓休爲喩及身後猶不替然而公旣疎於

時時之處公又在用捨間竟未能大有施設斯必有執其咎者吁可慨也公之下世已將三十年而士風日厭厭如泉下氣噫觀於九原者捨公而將誰與歸乎嗚呼欷哉

知守齋集卷之十二

詩韻字和

水